

聊齋志異



雲羅公主

川一

有喜

湘裙

曾秦雅

京懷家

甲一

齊天大

詩語

陵縣派

彭二像

三生

湘情

龍飛相公

怕娘

甲

天宮

古亭

何仙

長華

阿他

飛

怕

甲

三以

龍

小

湖

湖

通

山

工

一

去

一

蘇天六

日六

百新家

皇泰家

剛新

大新

上八

蘇天六

叶水

蘇天六

剛新

皇泰

大新

上八

蘇天六

叶水

蘇天六

剛新

皇泰

大新

上八

蘇天六

叶水

蘇天六

剛新

皇泰

大新

上八

蘇天六

叶水

蘇天六

剛新

皇泰

大新

上八

蘇天六

後捨急於落成無暇禁忌刻日敦定廟舍一新先是有澤州生

僑寓鄰坊投刺於門生素身爰托他出又窺其止而報之後月餘門外進
相值二十許少年也宮緝單衣絲帶高履喜甚都雅略與傾談頗甚溫
謹悅之揖而入請與對奕互有贏虧已而設酒留流連談笑大惟明日敦生
至其寓所珍肴雜進相行殷渥有小僮十二三許拍板清歌又跳擲作劇生
大醉不能行便令負之生以其纖弱恐不勝衣強之僮緝有餘力荷送而歸
生奇之次日犒以金再辭乃受由此交情款密三數日輒一過送衣為人簡哩
而慷慨好施市有負責鬻為女者解囊代贖無吝者云云此益重之過數日
許生作別贈象箸南米等物筆曰生反金受物報以

東晉後月餘樂亭有仕宦者時者清自克抵過及入勅王人凡金厨一

劫掠一空家人識衣行謀追捕鄰院屠氏與生家積不相能因其土木大典

隕懷疑忌適有小僕竊象箸賣諸其家知衣所贈因報大尹以兵洗

分值生主僕他出執母而去母哀萬受驚僅存氣息二三日不渡飲食

戶釋之生聞母耗急奔而歸則母病已篤越宿遂卒收斂甫畢為捕役

執去亡見其年少溫文竊疑誣枉故恐喝之生實述其交征之由于問何以

暴富生曰母有藏鏹因欲親迎故治昏室耳戶信之具牒解郡鄰人知其

無事以重金賂監者便殺諸途路經深山被曳近削壁將推墮之計逼情

危時方急難忍一虎自叢莽中出嚙二役皆死啣生去至一處重樓夢微

虎八置之見雲蘿扶婢出妻然慰弔焉欲留君但母喪未卜寔安可

去到郡自投保無恙也因取生肩前帶連結十餘扣囑云見官時以此信而
解之可以弭禍生如其教詣郡自投太守喜其誠信又禱牒知其冤銷名令
歸室中途遇衣下騎執手備言情况表憤然作色嘿不一語生曰以君風素何
自污也衣曰某所殺皆不義之人所取皆非義之財不然即置於路者不拾也
若教我固自佳然如君家鄰豈可置在人間耶言已起乘而去生歸俟母已
世間謝客忽一夜盜入鄰家父子十餘口盡行殺戮止留一婢席捲財物與
僮多携之臨去執燈詢婢汝認之殺人者我也與人無涉並不認闕飛聲
壁而去明日告官疑生知情又促生去邑令案詞當也

十上握帶且辨且

解案不能詰又釋之既歸遂自棄此書不出一語姬執歎而已耶凡際
日掃階庭以待好音一日異香滿院登閣視之內外陳設煥然笑問揭蓋
等庶則公主凝妝坐急拜之女挽手曰君不信數遂使土木為穴以告地之
戒遲我三年琴瑟是急之而反以得緩天下事大抵然也生將出此身治
其女曰勿漫須婢探櫝有蜜熟如新出於鼎酒亦芳冽酌移時小已投
暮足下踏婢漸都亡去女四肢嬌惰足收屈伸似無所着生狎抱之女曰君
暫釋手今有兩道請君擇之生攬項問故曰君為棋酒之交可得三十年聚
首若作牀第之歡可六年誼合耳君高取生曰六年後再商之女乃嘿然遂不
燕好女曰妾固知君不免俗道此亦數也因使生蓄婢媼別居南院炊爨方

徹以作生計北院中並無烟火惟棋枰酒具而已亦常隨生推之則自開他人
不得入也感南院人作事勤惰女輒知之每使生往譴責無不具服女無繁
言無响笑與有所談但俯首微哂每駢眉生喜斜倚人生舉而加諸膝輕
如抱嬰生曰卿輕若此可作掌上舞曰此何難但婢子之為所不屑耳飛燕原
九姊侍兒屢以輕佻獲罪怒謫塵閣又不守女子之貞今已送之閣上以錦襦
布滿冬未嘗寒夏未嘗熱女嚴冬以燈看輕教生為製鮮衣強使看之踰
時解去曰塵濁之物幾於壓骨成勞一日抱諸忽覺沉倍累昔異之笑音
暖曰此中有俗種笑過數日頗覺為不食曰近病惡且頗思烟火之味生
為具日旨遂此飲食遂不異於常人一日曰妾所質單弱不任生產婢子棋

英頗健可便代之乃悅衷服一英閉諸室少頃聞兒啼落扉視之男也喜
曰此兒福相大器也因名大器爾生裹俾付乳媪養諸南院女自免身腰細
如初不食煙火笑忽蘇生欲暫歸寧門返期答以三日鼓及排如前狀遂不
見至期不來積年餘音信全渺亦已絕望生鍵戶下幃遂頹鄉存終不
可娶每獨宿北院沐其餘芳夜輾轉在榻忽見燈火射窗門亦自闢
羣婢擁公主入生喜起問與約之罪女曰妾未愆期天上二日半耳生得意
自謂若以秋捷意主必喜女愀然曰烏用是儻來者為無忌禁辱止折人
壽數耳三日不見入俗幃又深一層笑生由是不漫進取過數月又欲歸寧
生殊悽戀女曰此去定早還無煩穿望且人生合離皆有定數樽節之則

長忘報之則短也既去月餘即返逆此一半半歲輒一行往數月始還生習為
常亦不之怪又生子女舉之曰豺狼也立命棄之生不忍而止名曰可棄甫周
歲急為卜婚諸媿接踵問其甲子皆謂不合曰吾欲為狼子治一深園竟不可
得當令傾敗六七年亦數也囑生日記取四年後侯氏生女左脇有小贅疣乃此
兒媿當婚之勿較其門地也即令書而誌之後又歸寧竟不復返生每以所
囑告親友果有侯氏女生有疣贅候賦而行惡眾咸不齒生竟媿定焉大器
十七歲及第娶雲氏夫妻以尊友父鍾愛之可棄漸長不喜讀書輒偷與無
賴博賭恒溢物償戲責父怒撻之卒不改相戒隄防不使有所得遂皮出
為穿窬為主所覺縛送邑宰審其姓氏以名刺送之歸父兄共繫之楚

掠慘棘幾於絕氣兄代哀免始釋之父志恙得疾食銳減乃為二子立析
產書樓閣沃田悉歸大器可棄悲怒仗持刀入室將殺兄悞中嫂先是主
有遺袴絕輕突雲拾作寢衣可棄所之火星四射大惧奔去父知病益
劇數月尋卒可棄聞父死始歸兄善視之而可棄益肆年餘所分田
產略盡趙郡訟兄官審知其人亦逐之兄弟之好遂絕父踰年可棄二
十有三候女十五笑兄憶母言欲急為完婚召至家除住宅與居迎婦入門
以父遺良田悉登籍文之曰數頃薄產為若輩死守之今志相付吾弟
無行寸艸與之皆棄也此後成敗在於新婦能令改行無憂凍餓不慙兄
亦不能填無底壑也候雖小家女然固慧麗可棄惟畏愛之所言無敢

違母出限以惡刺過期則詬厲不與飲食每棄以此少敏平餘一子婦
曰我以後無求於人矣膏悞數頃母子何患不溫飽無天高亦可也會可
棄盜粟出賭婦知之彎弓於門以拒之大惧避去窺嬾入遂迎亦入婦搥
刀起可棄反奔婦逐斫之斷幅傷脣血沾襟屢急極往訴兄不禮焉
寬慚而去迺宿復室跪嫂哀泣求先容於婦決絕不納可棄怒將往
殺婦兄不語可棄念起操戈直出嫂愕然欲止之兄目禁之俟其去乃曰彼
固作此態實不敢歸也使人視之已入家門兄始色動將奔赴之而可棄
已至息入蓋可棄入家婦方弄兒望見之擲兒牀上覓得厨刀可棄惧
曳戈反走婦逐出門外始返兄已得其情故詰之可棄不言惟向隅泣目盡

腫兄憐之親率之去婦乃內之候兄出罰便長跪要以重誓而後以瓦
盆賜之食自此改行為善婦持箒握箕日致豐盈可棄仰成而止後年
七旬子孫滿前婦猶時持白鬚使膝行焉

異史氏曰悍妻妬婦遭之者如祖附於骨死而后已豈不毒哉然所附
天下之至毒也苟得其用瞑眩大瘳非參苓所能及矣而非仙人洞
見穢情又烏敢以毒藥貽子孫哉

章丘李孝廉嘗遷少通儒不泥絲竹詞曲之屬留精之而兄皆
登甲榜而孝廉益悅娶天人謝禱之禁制之遂止去三年不返徧
覓不得後得之臨清柯園中家人入見其南向坐少姬十數左右侍盃

皆學之有藝而非門牆者也臨行積衣累笥悉諸妓所貽既歸天人
間置一室役書滿案以長繩繫榻足引其端自櫺內出曾以巨鏡繫
諸厨下凡有所需則跣繩動鈴响則應之天人躬設典肆盡無物
物而仿其直左持笏右握管老僕供奔走而已由此居積致富母耻
不及諸如貴劍門三年而卒庶捷喜曰三卯西成吾以汝為暇矣今亦不
又取進士松生亦重丘夫人每以緡火佐讀續者不輟讀者不敢息也或州
竊相詣輒竊聽之論文則滯著作悉者恐訛訛則惡聲逐客笑每試
得平等不敢入宣門起守始笑迎之設帳得金悉內獻慈甚不敢隱焉
故東主觀遺恒面較踏蘇人或非笑之而不知其銷等良難也後為婦

翁正教內弟是年遊泮拜謝儀十金取受楹返金天人知之曰彼雖同親
然方耕謂何也追之返而受之取不敢爭而心終歎焉思惜僧之於是每
歲積金皆短其數以報天人積二年餘得如千數忽夢一人告之曰明日登
高金數即滿次日試一臨挑果拾遺金恰符缺數遂償岳後成進士天
人猶訶譴之取曰今一行作更何得漢爾天人曰諺云水長則船亦高即為
宰相寧便大耶

鳥語

中州境有道士募食鄉村食已解鷄鳴因告主人使慎火則故答曰鳥云
大火難救可怕衆笑之竟不備明日果火延燒數家始驚其神好事者追及

之稱為仙道士曰我不知為語耳何仙也適有早花雀鳴樹上眾問何語曰
雀言初六養之初六養之十四十六陽之想此家双生笑今日為初十不出五六
日當俱死也胡之果生二子無何並死其日巷符邑令聞其奇指之止為客時
羣鴨過因問之對曰明公內室必相爭也鴨云罷偏向他偏向他令大服益甚
妾反唇令適被喧聒而出也因晉方罫者中優禮之時穉為言多奇中而道士
朴野肆言輒無所忌令取貧一切供用諸物皆折為錢以入之一日方坐羣鴨
復來令又詰之答曰今日所言不與前同乃為明公會計耳問何計曰彼云鴉
燭一百八銀朱二十八令慚疑其相譏道士求去令不許踰數日宴客忽聞杜宇
客問之答曰為云去官而去眾愕然失色令大怒立逐而出未幾令果以懼

嗚呼此仙人儼戒之而惜乎此厲重心者不之悟也

齊俗呼蟬曰稍遷其綠也者曰都了邑有父子俱青社生將赴歲試忽
有蟬集襟上父喜曰稍遷吉兆也一僮視之曰何物稍遷都了而已父子不
悅已而果皆被黜

天宮

郭生京都人年二十餘儀容修美一日薄暮有老嫗貽尊酒恠其無因嫗笑
曰無酒胡仁飲之自有佳境遂運去榻尊微嗅冽香肆射遂飲之忽大醉冥
然罔覺及醒則與一人並枕卧撫之膏膩如指靡蘭香溢蓋女子也問之不
答遂與交已以手相壁皆石陰有土氣酷類堵冢大駭焉疑為鬼米因問

女子卿何神也女曰我非神乃仙耳此是洞府與有夙緣勿相訝但耐居之再入三重
門有漏光處可以渡便既而女起閉戶而去久之樓閣遂有女僮來餉以麪餅
鴨臠便相啖之黑漆不知昏曉無何女子來寢始知似笑郭曰書云無天
日夜無燈火食莫不知言處常如此則姮娥何殊於羅刹天堂何別於地獄
哉女笑曰為爾俗中人多言喜泄故不欲以形色相見且暗中摸索姮娥亦
嘗有別何必燈燭居數日幽閨異常屢請暫歸女曰來夕與君一游天宮便
即為別次日忽有小鬟籠籠燈入曰娘子伺即又笑送之出星斗光中但見樓閣
無數紅幾曲畫廊始空一處堂上明珠簾燒巨燭如畫入則美人華妝南
向坐年約二十許錦袍炫目頭上明珠翹額四窗地下階設短燭裙底皆如試

天人也郭遂亂失次不覺屈膝甘令婢杖曳入坐俄頃八珍羅列女行酒曰飲此
以送君行郭鞠躬曰而觀面不識仙人實所惶悔如容自贖願收為沒齒不二
之臣女願婢微笑便命移席臥室中流蘇繡帳衾褥香軟便郭就榻坐
飲次女屢言若離家久暫歸亦無所妨更盡二罇郭不言別女喚婢籠燭送
之郭不言偽醉抵榻上枕之不動女便諸婢扶裸之婢排私處曰箇男子容貌
溫雅此物何不文也舉高直牀上大笑而去女亦寢郭乃轉側女問醉乎曰小生何醉
甫見仙人神
倒身女曰此是天宮未明宜早去如嫌洞中快悶不如早別郭曰
今有人夜得金花開香柑斝而苦無燈燭此情何以能堪女笑允給燈火漏下
四點呼婢籠燭籠衣而送之入洞見丹壘精工寢處褥草棕毡足許厚郭

解腰擁衾婢徘徊不去郭凝視之風致媚好戲曰謂我至者卿耶婢笑以
足蹴枕曰子空僵笑勿漫多言視腰端嵌珠如巨蚌投而曳之婢仆於懷遂相
狎而呻楚不郭問年幾何笑答云十七問處子亦知情乎曰妾非處子荒踈
已三年矣郭研詰仙人姓氏及其清言尊行婢曰勿問即非天上亦異人問若必
知其確耗恐覓死無地笑郭遂不敢漫問次日女果以燭來相就寢食以此為
常一夜女入曰期以永好不喜人情畢沮令將糞除天宮不能漫相客笑請以
危酒為別郭泣下請得脂澤為愛女不許贈以黃金一斤珠百顆三珠既盡忽
已昏醉既醒覺四體如縛糾纏甚密股不得伸首不得出極力轉側暈墜
牀下出手摸之則錦被囊裹綈細福衣焉起坐凝思略見牀櫺始知為已齋田

時離家已三月家人謂其已死郭初不敢明言惟被仙譴惑心疑恠之竊聞
一告知交莫有測其故者被置牀頭香盈一室折視則湖綿雜香屑為之因
珍藏焉後某遠官聞而詰之笑曰此實后之故智也仙人烏得如此雖然此事亦
可慎秘洩之族笑有坐嘗出入貴家言其樓閣形狀絕似嚴東樓家郭聞
之大惧携家上去未幾嚴伏誅始歸

異史氏曰高閣迷離香盈綉帳羅奴蹀躞履綴明珠非權奸之淫從身勢
之驕奢焉有此哉願淫等一擲金屋變而長門噓壺禾乾情田鞠為茂艸空
牀傷三息情燭銷魂含嬋玉臺之前疑昨寶幄之內遂便糟丘臺上路入天

宮溫柔御中人疑仙子儂楚之帷薄固不足道而廣田自亮者亦足戒已

喬女

投以思爾問名無人足見知己之難

平原喬生有女黑醜整一鼻毀一足年二十五六無問名者邑有禰生四十餘妻死

貧不能續因聘焉三年生一子未幾禰生卒家益索大困則乞憐其母願不

耐之已見骨力非仰人鼻息者此女亦憤不復返惟以紡織自給有孟生喪耦遺一子烏頭裁周歲以乳哺之人

急於求配蓋言不者責則死多不為後身此一見大悅自是忘飛媿數言輒不當意忽見女大悅之陰使人風示女辭焉曰飢凍若此

從官人得温飽且每獲者解不以飢餓惜口矣天寧不願然殘魄不如人所可自信者德耳又事二夫官人何取

焉而氣烈孟益賢之尚慕无殷使媒者函金加幣而說其母孟志不動于老悅自詣女所固要之女志

終不奪母慚願以少女于孟家人皆喜而孟殊不願居知已后無何孟暴疾卒

哭盡哀孟故無戚黨死后村中無賴悉憑憑陵之家具携取一空方

皇產家人亦各州竊以去惟一嫗抱兒哭帷中女問得故大不平問林生與

提明知

踵門而告曰夫婦朋友之大倫也妾以奇醜為世不齒獨孟生能知我計

二語後半提個

非之然固已心許之矣令身死子幼自當有以報知己然存孤易禦侮難若無兒

弟父母逐坐視其子死家滅而不一救則五倫中可以無朋友矣妾無所多須

於君但以片紙告之案撫孤則妾不敢辭林曰諾女別而歸林將如其所教無

賴軍怒咸欲以白刃相仇林大具財戶不敢復行女聽之數日寂無音及聞之則

易禦侮難其不處于勢

孟氏曰產已盡矣女念其親身自詣官詰女屬孟何人女曰公案一邑所憑者

理耳如其言妾即至戚無所逃罪如非妾即道路之人可聽也官怒其言聽訶

逐而出女冤憤無以自伸哭訴於播紳之時某先生聞而義之代剖於案按之

果真窮治諸無賴盡反所取或議下字按如見其不該于利晉女居孟第撫其孤女不肯腐

嫗抱高頭送與俱歸另舍之凡為頭日用所需輒同嫗啓戶出粟為之營辦已

鏽銖無所沾染取前仿後日給更養難能抱子食貧一如業日積致半為頭漸長為延師教讀已子則

使學格化嫗勸使誦讀女曰為頭之費其所自有我耗人之財以教己子此心何以

自明又教半為為頭積粟數百石乃聘於名族治其第宅析令歸為頭泣要

同居女乃泣之悲紡績如故為頭夫婦奪其具女曰我母子坐食心何安矣遂早

暮為之紀理使其子巡行阡陌若為傭然為頭夫有女小過輒下謹不少貸稍不

愜則拂然欲去夫妻以此道悔詞始止未幾為頭入汴又蘇欲歸為頭不可捐聘

幣為禡子完婚女乃析子令歸為頭晉之不得惟使人於近村為市恒產百餘

而後遣之後女疾求歸烏頭不聽痛益篤罵曰必以我婦姓烏頭語既葬陰
以金啗^不子俾合葬於孟及期棺重三十人不能舉^不子忽仆七竅血出皆言
曰不肖鬼何得遂賣^不女^夫烏頭惧非祝之始愈乃復停數日修治^不墓已
始合厝之

異史氏曰知己之感許之以身此烈男子之所為也彼女子何知而奇偉如
是者固九方臯直壯視之矣

蛤

東海有蛤觚時浮岸邊而殼開張中有小鱗出赤綫繫之離殼數尺獵
食既飽乃歸殼始合或^斷其綫而物皆死亦物理之奇也

偉哉秀女。寧僅可以巾幗丈夫。與林生顛倒。此武。按平原。原乃趙公子。合
邑晉。急秦却。却時。尺散家財。以士三千人。又。最。貽。出。魏。公子。無。志。共。敗。秦。
虎狼兵。尔日。之。慷慨。視。此。何。如。女。乎。殆。鍾。靈。于。地。者。深。也。彼。臣。生。其。少。艾。
不。願。獨。于。茲。望。一。自。臭。敗。一。足。其。一。見。不。忍。置。怒。後。日。之。急。難。按。此。早。為。
其。胸。臆。向。事。矣。世。之。真。徒。寫。膠。耳。或。謂。區。妹。前。嗚。呼。女。弟。以。夜。之。聲。必。
行。于。已。而。其。味。播。於。世。又。誰。始。之。感。耶。己。卯。夏。無。名。信。英。
以。德。字。作。晉。以。不。二。字。作。潤。疑。以。不。二。作。別。欲。以。存。此。德。德。作。眼。目。字。
以。夾。烈。心。事。以。多。天。日。日。快。烈。志。以。即。以。氣。以。靈。靈。靈。靈。真。一。
山。華。力。

与賄賂之說彙就捷席字義之若列日嚴雲

通篇以孝義賄賂四字作骨惟賄賂以故其動靜役動城隍動冥王雜
心之字義心勢幾不敵惟孝義故雖居于城隍亦於即自答矣

能解於冥王百折不磨而卒鳴其冤此四字是通篇着眼處

劉夫人

庶生者勳德人少篤學然早孤家甚貧一日他出暮歸失途入一村有媪
來謂曰古庶公子何之收得毋深乎生方皇惧更不暇問其誰何便求假榻媪
引去入大第有双鬟紫籠燈導一婦人出年四十餘舉止大家媪迎曰庶公子
空生趨拜婦喜曰公子秀發何但作富家翁乎即設筵婦側坐初醕甚
殷而自已舉杯未嘗飲舉箸者亦未嘗食生惶惑屢審問媪笑曰再盍三
爵告君知生如命已婦曰三天劉氏客江右遭變遂須未止人獨居荒僻日
就零落雖有西非婦孺即駕躬身公子雖異姓亦三生骨肉也且空性純篤
故遂親暱相見無他煩薄藏數金欲倩公子持泛江湖分其贏餘亦勝

案頭螢枯死也生辭以少年書痴恐負重託婦曰讀書之計先於謀生公
子聰明何之不可遣婢運資出交兒八百餘兩生皇恐固辭婦曰妾亦知
公子未憎慙逸但試為之當無不利生慮重金非一人可任謀合商侶婦
云勿須但覓一朴慙諳練之僕為公子服役足矣遂輪織指一卜之曰伍姓者
吉命僕馬囊金送生出曰贈蓋浴_或候洗寶裝矣又顧僕曰此馬調
良可以乘御即贈公子勿須將用生歸_或四鼓僕繫馬自去明日多方
覓役果得伍姓因厚價招之伍老於行旅又為人慙拙不向嘗財悉倚付
之往涉荆襄歲杪始得歸計利三倍生以得伍力多於常格外另有觀賞其
同飛洒不令主知南抵家婦已遣人將迎遂與俱去見堂上其妻_或已設婦出

備極慰勞生納其訖即呈簿籍婦置不顧少頃即席歌舞鞞韞俱亦
賜筵外舍蓋醉方歸因生無家室當守新歲次日又求禧媿婦笑曰後無
須爾妾會計久矣乃出冊示生登誌甚悉並給僕者亦載其上生愕然曰
夫人真神人也適數日館穀豐感行君子佐一日堂設席一東面一南面堂下一
筵面向謂生曰明日財星臨堂可遠行今為主何粗設祖帳以壯行色少頃
伍亦呼至賜坐堂下一時鼓鉦鳴聒其優進呈面目生命唱陶朱婦笑曰此先
兆也嘗得西施作內助矣宴罷仍以白金付生曰此行不可以歲月計非獲巨
萬勿歸也妾與公子所憑者在福命所信者在腹心而勞計筭遠方之盛
絀妾自知之生唯唯而退往客淮上進身為釀買辦年利又教信然生嗜讀

搽笥不忘書卷所與游皆文士所獲既盈隱思止且漸謝任於位桃
源薛生與景善適過訪之薛一川俱適別業夙暮無所渡之闒人延
生入掃榻作炊細詰主人起居蓋是時方訛傳朝廷欲選良家女犒邊
庭民間騷動聞有少年無婦者不通媒妁竟以女送諸其家室有一夕
而得兩婦者薛亦新合於大姓猶恐與馬喧動為大令所聞故暫遷於御
初更向盡方將拂榻就寢忽聞數人排闥入闒人不知何語但聞一人言
人既不在家秉燭者何人闒人答是庶公子遠客也俄而闒者已入袍帽
光潔略一舉手即詰邦族生告之喜曰吾同鄉也岳家誰氏答云無之蓋
喜趨出召招一少年同入敬與為禮卒迷曰實告公子某某姓今夕此來

將送舍妹於薛官人室此方知無益進退維谷之際適逢公子寧非教乎
生以未悉其人故穿隙不敢應慕竟不聽其教詞急呼送女者少間二
媪扶女郎入坐生榻上睨之年十五六佳妙無双生喜始整巾向慕展謝又
囑閤人行沽略盡款洽慕言先世彰德人母族亦世家今凌夷笑閤外
祖遺有兩孫不知家况何似生問伊誰曰外祖劉字暉若閤在却北三十里
生曰僕却城東南人去北里頭遠年又最少無多交知却中此姓最繁止知
却北有劉荆卿亦文學士未審是否然貧笑慕曰其祖墓尚在彰却母
欲扶而觀歸於故里以資斧斤未辨妨猶遲々今妹子從去歸計益決矣生
聞之銳慙自任二幕俱喜酒數行辭去生却僕移燈送慕之愛不可

勝言次日薛已知之趨入城隍別院館生詣淮文盤已番位居肆裝背
返桃源同二幕啓岳父母骸骨兩家細小載與俱歸入門安置已囊金詣
主前僕已候於途送去媼逆見色喜曰陶宋公載得西子來笑前日為
客今日吾甥婿也置酒迎座倍益親愛生指其先知因問夫人與岳母遠
近婦云勿問久自知之乃堆金案上瓜分為五自取其二曰吾無用處聊貽長
孫生以過多辭不受悽然曰吾家零落宅中喬木被人伐作新孫子去
此頭遠門戶蕭條煩公子一營辦之生諾而金止受其半媼強內之送生出
揮涕而返疑怪問視第宅則為墟墓始悟婦即妻之外祖母也既歸
贈墓田一頃封植偉麗劉有二孫長即荆卿次玉卿飲博無賴以貧兒

弟詣生申謝生甚厚贈之由此往來最稔生頗道其徑商之由玉卿竊意冢
中多金以合博徒數輩發墓搜之剖棺露骨竟無少獲失望而散
生知墓被發以告荆卿荆卿詣生同驗之入墳見案上繫以前所入金具
在荆卿欲與生共取之生曰夫人原置此以待兄也荆卿乃囊運而歸告諸
邑宰訪緝甚嚴後一人賣墳中玉簪獲之窮訊其黨始知玉卿為首
宰將治以極刑荆卿代表哀僅得賒死墓內外兩家並力營得較前益
堅美由是無劉皆富惟玉卿如放生及荆卿常河潤之而終不足供其
博賭之侈盜入生家執索金此皆生所藏金皆以千五百為箇發示之盜
取其止有鬼馬在殿用以運之而去使生送詣野乃釋之村衆望過大

未遂謀逐之賊驚遁道共至其處則金妾路側馬已倒為灰燼始知馬亦
鬼也是反止失金劍一枚而已先是盜執生妻悅其美將就淫之盜帶面
具刀呵止之聲似玉卿盜釋生妻但悅腕劍而去生以是疑玉卿然心竊德之
後盜以劍質賭為捕役所獲詰其黨果有玉卿嘗怒備極立毒兄與
生謀欲以重賄悅之謀未成而玉卿已死生猶時卹其妻子生後登賸書
數世皆素封烏嗚呼貪字之點畫形象甚近乎貧如玉卿者可以監笑

陵縣狐

陵縣李太史

家每見飛鳥古玩之物移列案邊勢危几將墜疑斷

僕所為輒怒譴之僕北軍稱冤而亦不知其由乃嚴高齊之非天明後然

心知其異暗視之一夜光明滿室評為盜兩僕近窺則一狐卧榻上光自
兩眸出晶瑩四射恐其遁急人捉之狐嚙腕肉欲悅僕持益堅因共
縛之舉視則四足皆無骨隨手搖者帝岳焉太史念其通靈不忍
殺覆以柳器狐不能出戴器而走乃赦其罪而放之怪遂絕

王仁自即

濟南崇酒人某翁遣子小二如齊河索貨價出西門見兄阿大時大死
已久二驚問哥那得來答云冥府一疑案須第一証之二作色怒訕大指
後一人如卓狀者曰官役在此我豈自由耶但引手招之不覺遠去晝夜狂
奔至太山下忽見官衙方將進入見羣衆紛出卓拱阿事何如笑一人曰勿

溟溟入結矣早乃釋令婦大憂弟無資介早思良久即引二走二三
十里入村望一家檐下囑云如有人出便便相送如其不肯便道王伋負郎言
之笑遂去二冥然而僵既曉第主出見人死門外大駭守移時微蘇扶入
解之始言里居即求資送主人難之二如早言主人驚絕急僱騎送之
之婦償之不受阿其故亦不言別而去

罷龍

膠州王侍御出使琉球舟行海中忽自雲際墜一巨龍激水高數丈龍
半浮半沉仰其首以舟承頤睛半含嗒然若喪闔舟大恐停橈不敢少
動舟人曰此天上行雨之疲龍也王懸勅於上焚香共祝之移時悠悠遂

逝舟方行又一龍墮如前狀日凡三四又謂日舟人命多備白米戒曰去清
水潭不遠笑如有所見但糲米於水潭無謀俄坐一石泉清澈底下有羣
龍五色如盃如甕條々盡伏有蜿蜒者鱗鬚爪牙應々可數衆神魂俱
喪喘息言畔不惟不敢窺迹不能動惟舟人握米自撒久之見海波
深黑始有呻者因問擲米之故答曰龍畏蛆恐入其甲白米類蛆故龍見
輒伏舟行其上可無害也

真生

長安士人賈子龍偶過鄰巷見一客風度洒如問之則真生成陽僦寓者
也心慕之明日往投刺適值其上凡三謁皆不遇乃陰使人窺其在舍而居

過之真走避不出曾搜之始出但膝傾談久相知悅曾就迎旅遣僮行沽
真又善飲能雅詭樂甚酒欲盡真搜篋出飲器玉卮無當注杯酒其
中盈然已滿以小錢挹取入壺並無少減曾異之怪求其術真曰我無不
願相見者若無他短但貪心未靜耳此乃仙家隱術何能相授曾曰寬
哉我何貧問萌奢想者徒以貧身一笑而散由是往來無問形骸盡忘
每值之窘真輒出黑石一塊吹呪其上以磨凡物立刻化為白金便以贈
生僅足所用未嘗贏餘曾每求益曾曰我言君貧如何如何曾思明告
必不可得將來其醉睡竊石而安之一日醉既卧曾潛起搜諸衣底其覺
之曰子真喪心不可處矣遂辭別移居而去後十餘曾游河干見一石瑩

潔絕類真生物拾之珍藏者實過數日真忽生惴然若有所失賈慰問
之真曰君前所見乃仙人點金石也曩從杞真于游彼憐我介以此相貽醉
后失去隱卜當在君所如有還帶之恩不敢忘報賈笑曰僕生平不敢欺
友朋誠如所卜但知管仲之貧者莫如鮑州君且奈何真請以百金為贈
賈曰百金非少但授我口訣一親試之無憾矣真恐其寡信賈曰君自
仙人豈不知賈其寧失信於朋友者哉真授其訣賈顧砌上有巨石將
試之真制其袖肘不聽前賈乃倚掬半罇置砌上曰若此者非多耶真
乃聽之賈不磨罇^而磨石真變色欲與爭而石已化為渾金反石於真
嘆曰業如此後何言悲妄以福祿加人心道天譴如運我罪施材百具紫

衣百領肯之子曾曰僕所以欲得錢者原非欲窖藏之也君尚視我為守財圖耶真喜而去曾得金且施且買不三年施數已滿真忽空握手曰君信義人也別後被福神奏帝削去仙籍蒙君博施今若以功德消罪願勉之勿替也買阿真係天上何曾曰我乃有道之狐身出身甚微不堪薛子累故生子自愛一毫不敢妄作曾為設酒遂與惟飲如初曾至九十餘狐猶時至其家

長山某賣解信藥即岳之儿淮之無不活然秘其方即威好不傳也一日以株累被逮妻弟餉食獄中憶置信鳥坐待食已而后舌之甲不信以頃腹中潰動始大驚罵曰畜生速行家中雖有藥末恐道遠難候

急於城中物多辟荔為末清水一瓊速將來妻弟如其教道不負其已
嘔瀉欲死急投之立刻而安其方自此遂傳此亦猶狐之秘其石也

布商

布商某至青州境偶入廢寺見其院宇零落嘆悼不已僧在側曰今
如有善信暫起山門亦佛面之光客慨然自任僧喜邀入方又款待殷勤
既而與于內外殿閣並請裝修客辭以不能僧固強之詞色悍怒客惧
請即傾囊於是倒裝而出悉授僧得行僧止之曰君獨貴實非所
願得母目心於我乎不如先之遂握刀相向客哀之切弗聽請自經許之過
置情室而迫促之適有防海將軍經寺外遙見城牆外望見一紅裳女

子入僧舍疑之下馬入寺前店冥搜竟不得至暗室所亞殿局双扉僧
不肯開托以收異將軍怒斬闖入則見客縋梁上救之片時復甦言得
其情又械問女子所在實則烏有蓋神佛現化也殺僧財物仍以歸客益
募修上廟宇由此香火大盛趙存庶豐原言之最悉

彭二掙

禹城韓公甫自言與邑人彭二掙並行於途忽回首不見之惟空室隨
行但聞號救甚急細聽則在襖囊中近視囊內纍然雖則偏重亦不
得墜欲出之則囊口縲紉甚密以刀斷縲始見彭大卧其中既出問何以
入亦止不自知蓋其家有狐為祟事如此類甚多云

何仙

長山王公子瑞亭能以卜乩神自稱何仙為純陽弟子或謂是呂祖所跨鶴
云每降輒與人論文作詩李太史質君師事之丹黃課統理緒明切太史揣摩
或賴何仙力居多焉因之文學士多皈依之然為人決疑難事多憑理不甚
言休咎辛未歲朱文宗案臨濟南試後諸友請決等第何仙索試統悉月旦
之座中有與樂陵李忭相善者李固好學深思之士衆屬望之因出其文代為
之請乩註云一等少明又書云適評李生據文為斷然此生運數大晦應犯夏
楚異哉文與數適不相豈文宗不論文耶諸公少待試一往探之少頃又書云
我適空提學署中見文宗公事旁午所焦慮者殊不在文也一切置付幕客

六七八人粟生例監都在其中。前世全無根氣，大半餓鬼道中。游魂乞食於四方者，也曾入黑暗獄中八百年，損其目之精氣。如人久在洞中，乍出則天地異色無正明也。中有三為人身所化者，閱卷多曾認不能適相值耳。衆問挽回之術，書云：其術至實，人所共曉，何必問衆會其意以告李？俱以文質孫太史子禾且訴以兆太史贊其文，因解其惑。李以太史海內宗匠，心益壯。此語不復置懷。後宰發竟居四等，太史大駭，取其文復閱之，殊無疵。摘評云：石門公祖素有文名，必不悠謬至此。是必幕中醉漢不識句讀者所為。於是衆益服何仙；神共焚香祝謝之。此書曰：李生勿以暫時之屈遂懷慚作，當多寫試卷，蓋暴之明歲可得優等。李如其教，久之署中頗聞其懸牌特慰，次歲果列前

名其靈應如此

異史氏曰幕中多此軍客無怪宜都魏嬭巷中坐夕無

其明休之

牛過父室則翁臥床上未醒以此知為狐怒曰狐可忍也胡欺我倫闕聖號為
伏魔今何在而任此類橫行因作表上玉帝內微訴闕帝之不職久之闕帝忽
聞空中喊嘶聲則闕帝也怒叱曰書生何得無礼我豈崇掌為汝家驅狐耶
若稟訴不行汝怨何辭笑即令杖牛二十股肉幾脫少時有黑面將軍縛一狐
至亭之而去其怪遂絕後三年濟南游擊女為狐所惑百術不能遣狐語女
曰我生平所畏惟牛同人而已游擊亦不知牛何里無可物色適提學按臨牛赴
試在省偶被營兵連辱急想游擊之門游擊一聞其名不勝驚喜僂倭
甚恭立捉兵至捆責盡法已乃實告以情牛不得已為之呈告闕帝俄頃見金
甲神降於其家狐方在室顏猝變現示如大迭屋噪竄旋出自投階下神言

前帝不忍誅今再犯不赦笑繫繫馬頭而去

神女

米生者閩人傳者忘其名字郡邑偶入郡過市廛聞高門中箏鼓如雷
聞之居人云是閩壽筵者然門庭亦殊清寂聽之笙歌繁响醉中雅愛樂之
並不問其何家即街頭市祝儀投晚生刺焉或見其衣冠朴陋便問君係此公何
親答言無之或言此流寓者僑居於此不審何官甚貴倨也既非親屬將何求
生聞而悔之而刺已入矣無何兩少年出逆客華裳炫目丰采都雅揖生入見一
叟南向坐東西列數筵客六七十人皆似貴胄見生至盡起為禮叟亦杖而起生
久立待與周旋而叟殊不離席兩少年致詞曰家君衰邁起拜良艱予兄弟

代謝高賢之見枉也。生遊謝而罷，遂增一筵于上，與望接席。未幾，女樂作於下座。後設琉璃屏以幃，內春鼓吹，大作。座客不復可以傾談。筵將終，兩廿年起，各以巨杯勸客。杯可容三斗，生有難色。然見客受亦受，頃刻四顧，主客盡醺。生不得已，亦強盡之。少年復斟，生覺憊甚，起而告退。少年強挽其裾，生大醉，過地但覺有人以冷水洒面，恍然若寤。起視，賓客盡散。惟一少年捉臂送之，遂別而歸。後再過其門，則已遷去矣。自荆歸，偶適市，一人自肆中出，招之飲。視之不識，姑從之。入肆，座上先有里人鮑莊在焉，問其人，乃諸姓方中磨鏡者也。問何相識，曰：前日上壽者，君識之否？生言不識。諸言予出入其門，最稔。翁傳姓，但不知何省何官。先生上壽時，我方在墀下，故識之也。日暮，飲散，鮑莊反死于途。鮑父不識，諸執召訟生。

檢得鮑莊體有重傷生以謀殺論死備歷械梏以諾未獲始存疑果正餘
直指巡方庶知其寃出之家中田產蕩盡而衣巾革褫莫其可以報復於是
携囊入郡日將暮步履頗殆休于路側遙見小車來二青衣夾隨之既過忽
命停輿車中不知何言俄一青衣問生君非某姓乎生驚起諾之問何負妻若
此生告以故又問安之又告之青衣去而車中語俄復返請生至車前車中以緘
手塞其廉微睨之絕代佳人也謂生曰君不幸得毋墮之禍聞之太息今日學
使署中非白乎可以出入者途中無可解贈乃于髻上摘珠花一朵授生曰此物
可鬻百金請緘藏之生下拜欲問官駟車行甚疾其去已遠不解何人執花
懸想上綴明珠非凡物也珍藏而行至郡投狀上下勒索其苦出花展視不忍

置去遠歸。而無家依於兄嫂。幸兄賢為之經紀。自不廢讀。過歲赴郡。應童子試。悞入深山。會清明節。游人甚衆。有數女騎來。內一女即曩年車中人也。見生停駮。問其所往。生具以對。女驚曰。君衣尚未復。即生恹然于衣下。出珠花曰。不忍棄此。故猶童子也。女即暈紅上頰。既囑坐待。路隅款段而去。久之。一婢馳馬來。以裘物授生。曰。娘子言今日學使之門。如布贈白金二百為進取之資。生辭曰。娘子惠我多矣。自分掇芹。非難重金。所不敢受。但告以姓名。繪一小像。焚香供之。足矣。婢不顧。委地下而去。生由此用度頗充。終不屑當祿。後入邑庠。第一以金授兄。善居積。二年舊業盡復。適胸中巡撫為生祖門人。傷恤甚厚。兄弟稱巨家矣。然生素清鯁。雖屬大僚通家。而未嘗有所干謁。一日有客

裘馬空門都無識者出視則傳公子也揖而入各道問淵治具相款客辭以
冗然亦不竟言去已而有酒既陳公子起而請問相將入內拜伏於地生驚問
何事愴然曰家君適罹大禍欲有求於撫臺非兄不可生辭曰渠雖世誼而以
私干人生乎所不為也公子伏地哀泣生厲色曰小生與公子一飲之知交耳何遂
以喪節強人公子大慚起而別去越日方獨坐有青衣人入視之即山中贈金
者生方驚起青衣曰君忘珠花否生曰唯不敢忘曰昨公子即娘子胞兄也
生聞之竊喜偽曰此難相信若得娘子親見一言則油鼎可蹈耳不然不敢奉
命青衣出馳馬而去更盡復返扣扉入曰娘子來笑言未已女郎惘然入向壁而
哭不作一語生拜曰小生非卿無以有今日但有驅策敢不惟命女曰度求人者常驕人受

人求者常畏人中夜奔波生平何解此苦祇以畏人故耳亦復何言生慰之曰小生所以不遠諾者恐過此一見為難耳使卿夙夜蒙露吾知罪矣因挽其祛袂抑搔之
女怒曰子誠人也也也也不念疇昔之義而欲乘人之厄予過矣予過矣忿然
而出登車欲去生追出謝過長跪而要遮之青衣亦為緩頰女意稍解就車
中謂生曰實告君妾非人乃神女也家君為南岳都理司偶失禮于地官將違帝
聽非本地都人官印信不可解也君如不忘舊義以黃紙一幅為妻求之言已
車發遂去生歸悚惧不已乃假驅崇言於巡撫巡撫謂其事近巫蠱不許生
以厚金賂其心腹諾之而未得其便也既歸青衣候門生具告之嘿然遂去意似
怨其不忠生追送之曰婦語娘子如事不諧我以身命殉之既歸終夜輾轉不知

計之所出適院署有寵姬購珠乃以珠花獻之姬大悅竊印為之版之懷歸青
衣適至笑曰幸不辱命然數年來貧賤乞食所不忍嚙者今還為主人棄
之笑因告以情且曰黃金拋置我都不惜寄語娘子珠花洵要價也踰數日傅公子
登堂申謝納黃金百兩生作色曰所以然者為令妹之惠我無私耳不然即萬金豈
足易名節哉再強之聲色益厲公子慚而去曰此事殊未了翼日青衣奉女郎命
進明珠百顆曰此足以償珠花耶生曰重花者非貴珠也設當日贈我萬鎰之寶
直須賣作富家翁耳什襲而甘貧賤何為乎娘子神人小生何敢他望幸得報洪
恩於萬一死無憾矣且却之青衣置珠案生朝拜而後却之越數日公子又至生
命治肴酒公子使從人入厨下自行烹調相對從飲懽若一家有客飽苦糲公

子飲而美之引盞百錢而頰微頰乃謂生曰君自介士愚兄弟不能早知君有愧
裙釵多矣家君感大德無以相報欲以妹子附為昏因恐以幽明見嫌也生喜惧
非常不知所對公子辭而出曰明夜七月初九新月鉤辰天孫有少女下嫁吉期
也可備青廬以夕果送女即至一切無異常人三日後女自兄嫂以及婢僕大小
皆有餽賞又最賢事嫂如姑數年不育勸納副室生不肯適兄賈於江淮
為買少姬而婦姬顧姓小字博士貌亦清婉夫婿皆喜見歸上插珠花甚似
當年故物摘視果然異而詰之答云昔有巡撫愛妾死其婢濫出鬻於市先人廉
其直買而婦妾愛之先人無子生妾一人故所求無不得後父死家落妾寄養
於顧媪之家顧妾媵行見珠屐欲售去妾投井覓死故至今猶存也夫婿嘆

曰十年之物復歸故主豈非數哉女另出珠花一朵曰此物以無偶矣因並賜之
親為簪於髻上姬退問女即家世甚悉家人皆諱言之陰語生曰妾視娘子
非人間人也其眉目間有神氣昨簪花時得近視其美麗出於肌裏非若凡
人以黑白位置中見長耳生笑之姬曰君勿言妾將試之如其神但有所須無
人處焚香以求彼當自知女郎緝襪精博士愛之而未敢言乃即閨中焚香
祝之女早起忽檢篋中出襪遣婢贈博士生見之而笑女問故以實告女曰
黠哉婢乎因其慧益憐愛之然博士益恭昧爽時必熏沐以朝後博士
一舉而男兩人分字之生年八十女貌猶如處子生抱病女鳩匠為材令寬大
倍於尋常既死女不哭男女他適則女已入材中死矣因並葬之至今傳為

大材塚云

異史氏曰女則神矣博士而能知之是遵何術與乃知人之慧

固有靈於神者矣

湘裙

晏仲陝西延安人與兄伯同居反愛敦篤伯三十而卒無嗣妻亦繼亡仲痛悼
之每思生二子則以一子為兄後甫舉一男而仲妻又死仲恐繼室不卹其子將購
一妾隣村有傭婢者仲往相之畧不稱意情緒無聊被友人留酌醺醉而
歸途中遇故客友梁生握手殷之邀過其家醉中忘其已死從之而去入其
門並非舊第疑而問之答云新移此耳入而謀酒則家釀已竭囑仲坐待挈
瓶往沽仲出立門外以俟之見一媼人控驢而過有童子隨之年可八九歲面

目神色絕類其兄心惻慙動急委綴之使問童子何姓答言姓晏仲蓋驚又
問汝父何名答言不知言次已至其門婦人下驢入仲執重子曰汝父在家否
童諾而入頃之一媪出窺真其嫂也訝村何來仲大悲隨之而入見唐客亦復
赴市未返汝所見者阿小坐久酒漸解始悟所見皆鬼以兄弟情切即亦不惧
嫂温酒治具仲急欲見兄但阿小覓之良久哭而歸曰李家負欠不還反與父
開仲聞之與阿小奔而去見有兩人方摔兄地上仲怒奮拳直入當者盡踣急
救兄起敵已俱奔追捉一人搥楚無算始起執兄頓足哀泣兄亦泣既歸舉
家慰問乃具酒食兄弟相慶居無何一少年入年約十六七伯呼阿大令拜拜仲

挽之哭內兄曰大哥地下有兩男子而增墓不掃弟又子少而鰥奈何伯亦
悽惻嫂謂伯曰遣阿小從妯去亦得阿小開之依叔肘下眷戀不去仲梅
倍益酸辛阿汝樂從否答云樂從仲念鬼雖非人慰情亦勝無也因為解
顏伯曰從去但勿嬌惜且啖以血肉驅內日中曝之午過乃已六七歲兒歷春及
夏骨肉更生可以娶妻育子恐但不壽耳言間門外有少女窺聽意致溫婉
仲疑為兄女便以問兄曰此名湘裙吾妻妹也孤而無歸寄養十年矣問已
字否伯云尚未近有媒議東村田家女在窗外小語曰我不嫁田家牧牛子仲
頗有動於中而未便明言既而伯起設榻于齋上弟宿仲雖不欲留而意恋
湘裙將設法以窺兄意遂別兄就榻時方初春氣候猶寒齋中風無烟

火森然起粟對燭冷坐思得小飲俄而阿小推扉入以杯奠斗酒置案上仲喜
極問誰之為答云湘姨酒將盡又以灰覆盆火擲床下仲問爺娘寢乎曰睡已
久矣汝寢何所曰與湘姨共榻耳阿小俟叔眠乃掩門去仲念湘裙惠而解意益
愛慕之又以其能撫阿小欲得之心益堅輾轉床頭終夜不寢早起告兄曰弟了
然無偶煩大哥留意也伯曰吾家非一瓢者物色當自有人地下即有佳麗
恐於弟無所利益仲曰古人亦有鬼妻何害伯似會意便言湘裙亦佳但以巨針
刺人迎血出不止者乃可為生人妻何得艸仲曰得湘裙撫阿小亦得伯但搖頭仲
求之不已嫂曰試捉湘裙強刺而驗之不可乃已遂握針出門外遇湘裙急捉其
腕則血痕猶濕蓋聞伯言時早自試之笑嫂釋手而笑反告伯曰渠作有恙為

才久笑尚為之代慮耶妾聞之怒趨近湘裙以指刺匡而罵曰淫婢不肖欲從阿
州奔去耶我定不如其願湘裙愧憤哭欲覓死舉家騰沸仲乃大慙別兄嫂率
阿小而出兄曰弟姑去阿小勿使復來恐損其生氣也仲諾之既歸偽增其年托言
兄賣婢之遺腹于衆以其貌酷類亦遂信為伯置本仲敬之讀輒遣抱一卷就日中誦
之初以為苦久而漸安六月中几案灼人而兒戲且讀殊無少怨兒甚喜日盡半卷
夜與叔抵足恒背誦之仲甚慰又以不忘湘裙故不復作燕樓想矣一日双媪來
為阿小議姻中饋無人心甚燥急忽自外入曰阿州勿怪吾送湘裙至矣緣
婢子不識羞我故挫辱之州如此表之而不相從更欲從何人者見湘裙立其後心
甚歡悅兩媪坐具述有客在堂乃趨出少間復入則其氏已去湘裙却妝入厨下刀

砧盈耳矣俄而有蘇羅列意，任得空容去。仲入宣見湘裙凝妝坐室中，遂與
交拜成禮。至晚，女仍欲與阿小共宿。仲曰：我欲以陽氣溫之，不可離也。因置女別室。
惟晚間杯酒一往，歡會而已。湘裙撫前子如已出。仲益賢之。一夕夫妻款洽，仲戲問
陰世有佳人否。女思良久，答言：未見。惟鄰女歲靈仙，羣以為美，願貌亦猶人。要
善修飾耳。與妾往還最久，心中竊鄙其蕩也。如欲見之，頃刻可致。但此等人未
可招惹。仲急欲一見，女把筆似欲作書，既而擲管曰：不可，不可。強之再四，乃曰：勿為
所惑。仲諾。遂裂紙作數畫，若符於門外焚之。少時，簾動，鈎鳴，吃吃作笑聲。
女起曳入，高髻雲翅，殆類畫圖。扶坐牀頭，酌酒相叙。惛惛初見，仲猶以紅袖掩
口不甚。縱談數段，後嬉狎無忌。漸伸一足，壓仲衣。仲心迷亂，不知魂之所舍。目前

惟碍湘裙湘裙又故防之頃刻不離於側歲灵仙忽起寒窗而出湘裙從之仲亦從之歲灵仙握仲趨入他室湘裙甚恨而無可如何憤恚歸室聽其所為而已既而仲入湘裙責之曰不聽我言後恐却之不得耳仲疑其妬不樂而散次夕歲灵仙不召自來湘裙甚厭見之傲不為禮仙竟與仲相將而去如此數夕女望其來則詬辱之而亦不能却也月餘仲病不起始大悔喚湘裙與共寢處異可避之晝夜防稍解則人鬼已在陽臺湘裙搽杖逐之鬼忿與爭湘裙在弱手足皆為所傷仲變以沉困湘裙泣曰吾何以見吾姊矣又數日仲冥然遂死初見二隸執牒入不覺從去至途患無資斧邀隸便道過見所見之驪駝失色問弟近何作仲曰無他但有鬼病耳實告之兄曰是笑乃出白金一裹謂

歸曰姑笑納之吾弟罪不應死請釋歸我便豚子從去或無不諧便喚阿
大陪隸飲反身入家徧告以故乃令甘氏隔壁喚歲灵仙俄至見仲欲遁伯楸
返罵曰淫婢生為甘蕩嬪死為賤鬼不齒羣衆久笑又崇吾弟耶立批之雪
髮遂飛妖容頓減久之嫗來伏地哀懇伯又責嫗從女宣淫訶詈移時始
令與女俱去伯乃送仲出飄忽間已抵家門直抵臥室豁然若寤始知適間已
死也伯責湘裙曰我與若姊謂汝賢能故使從吾弟反欲但吾弟死耶設非
名多之嫌便當撻楚湘裙慚惧啜泣望伯伏謝伯憫小喜曰兒居然生人笑
湘裙欲出作忝伯辭曰弟事未辦我不遑暇阿小年十三漸知戀父見父出
零涕從之父曰從村最樂我行復來耳轉身遂逝自此不復通問問笑

後阿小娶嬪生一子亦年三十而卒仲撫其孤如生時仲年八十其子二十餘

笑乃析之湘裙無所出一日謂仲曰我將先往張狐狸子可乎盛妝上床而歿仲亦不哀半

年亦歿 異史氏曰天下之反愛如仲幾人哉空其不死而益之以年也

陽絕陰嗣此皆不忍死兄之誠心所格在人無此理在天寧有此數乎地

下生子嗣承前業者想亦不少恐承絕產之賢兄賢弟不肯收恤耳

三生

湖南其能記前生三世二世為令尹聞場入者庶有名士興于唐被黜落憤懣

而卒室陰司執卷訟之此狀一投某同病死以千萬計推輿為首聚散成羣

某被揖去相與對質問羅便問某既衡文何得黜佳士而進凡庸某辯言上

有摠裁其不過奉行之耳。閻羅即發一簽往拘主司久之勾空。閻羅即述其
言主司曰其不過摠其大成雖有佳章而房官不荐吾何由而見之也。閻羅
曰此不得相諉其失職均也。例合笞方將施刑與不滿志曼然大號兩墀諸鬼
萬聲嗚和。閻羅問故與抗言曰笞罪太輕是必掘其双睛以為不識文之報
閻羅不肯衆呼益厲。閻羅曰彼非不欲得佳文特其所見鄙耳。衆又請剖
其心。閻羅不得已使人褫去袍服以白刃剝眉。兩人漉血嗚嘶。衆始大快。皆
曰吾輩抑鬱泉下未有能一伸此氣者。今得與先生怨氣都消矣。聞然遂
散。某受剖已押投陝西為庶人。子年二十餘。值寇大作。陷入賊中。有兵巡道往
平賊。俘擄其衆。某亦在中心。猶自揣非賊。真可辨糶。及見堂上官亦年二

十餘細視乃興生也驚曰吾合蓋矣既而伴者蓋糶惟其後全不容置辨
竟斬之其全陰司投狀訟興罔羅不即拘待其祿蓋遲之三十年興始全面
質之興以姓管人命罰作畜積其所為曾據其父母其罪維均其恐來生再
報請為大畜罔羅判為大大興為小大其生於北順天府市肆中一日因街頭有
客自高中來携金毛犬大如狸其視之興也心易其小齧之小犬齧其喉下繫
綴如鈴大大擺撲噪富市人解之不得俄頃俱斃並空冥司互有爭論罔
羅曰冤相報何時可已全為若解之乃判興來世為其壻其生慶雲二十
八舉於鄉生一女嫻靜娟好世族爭委禽焉其皆弗許偶過臨郡值學使發
落諸生其第一卷李姓實興也遂挽星旅舍優厚之問其家適無偶遂訂

訂姻好人皆謂其憐才而不知有夙因也既而娶女去相得甚歡然婿恃才
輒侮翁恒隔歲不一至其門翁亦耐之後婿中歲淹寒苦不得售翁百
計為之營謀始得志於名場由此和好如父子焉

異史氏曰一被黜而三世不解怨毒之甚至此哉門羅之調停固善然墀下
千萬衆如此紛紛亦天下之愛婿皆冥中之悲禍號動者耶

長亭

石太璞太山人好厭穢之術有道士遇之賞其慧約為弟子啓牙籤出二
卷上卷驅狐勝立下卷驅鬼兩相乃以下卷授之曰虔奉此書衣食佳麗為要長身皆有之伏案
其姓名曰吾汁城北村元帝觀王赤城也留數日盡傳其訣石由此精于符錄

奔誓者踵接於門一日有叟來自稱翁姓炫陳幣帛謂其女鬼病已殆必求
親詣石聞病危辭不受誓姑與俱往十餘里入山村至其家廊舍華好入
室見少女卧敷幃中婢以鈎挂幃望之年十四五許支綴於牀形容已稿逆臨
之忽開目云良醫至矣舉家皆喜謂其不語已數日矣石乃出因詰病狀
叟言曰晝見少年來與共寢處捉之已杳少間復至言其為鬼石曰其鬼
也鬼也匪難恐其是狐身非余所敢知矣叟云必非石授以符是夕宿於
其家夜分有少年入衣冠整肅石疑是主人眷屬起而問之曰我鬼也翁家
蓋狐傷悅其女姑止焉鬼為狐祟陰隲無傷君何必離人之緣而護之也女
之姊長亭光艷尤絕敬留金壁以待高賢彼如許字方可為之施治爾時

我當自去石諾之是夜少年不復至女頓醒天明叟喜以告石請石入視石焚
舊符乃坐診之見綉幕有女郎麗若天人心知其長亭也診已索水灑陣
女郎急以梳水付之蹀躞之間意動神流石生此際心殊不在鬼矣出齋叟托製
藥去數日不返鬼益肆除長亭外子嬭婢女俱被淫惑又以僕馬招石醫家托疾不
赴明憤叟自至石故作病股狀扶杖而出叟拜已問故曰此鰥之難也曩夜婢子
登榻傾跌墮湯夫人泡面足耳叟問何久不續石曰恨不得清門如翁者叟
嘿而出石走送曰病瘥當自全無煩玉趾也又數日叟復來石跛而見之叟慰
問三數語便曰須與荆人言君如驅鬼去便舉家安枕小女長亭年十七矣
願遣奉事君子石喜頓首於地乃謂叟雅意君此病軀何敢復愛立刻出

門並騎而去入視崇者既畢右碧背約請與媪盟媪遽出曰先生何見
疑也即以長亭所挿金簪授右為信右朝拜之已乃徧集家人悉為被
除惟長亭深匿無跡遂寫一佩符使人持贈之是夜寂然鬼影盡滅
惟紅亭呻吟未已投以法水所患若失石欲辭去叟挽止殷懇至晚有校羅
列勸酬殊切漏二下主人乃辭客去右方就枕叩扉甚急之視則長亭
掩入扉氣倉皇言吾家欲以白刃相仇可急道言已返返身去右戰懼無
色越垣急竄遙見火光疾奔而往則里人夜獵者也喜待獵畢乃與俱
歸心懷怨憤無之可伸思欲之下尋赤城而家有老父病廢已久日夜籌
思莫決進止忽一日雙輿至門則翁媪送長亭至謂右曰曩夜之歸胡再

不謀石見長亭怨恨都消故亦隱而不發媪促兩人庭拜訖石將設筵辭曰
我非閒人不能坐享甘旨我家老子昏髦倘有不悉即肯為長亭一念老身
為幸多矣登車遂去蓋殺婿之謀媪不之聞及追之不得而返媪始知之願不
能平與叟日相詬誶長亭亦飲泣不食媪強送女來非翁意也長亭入日詬
之始知其故過而三月翁家取女歸寧石料其不返禁止之女自此時一涕零
年餘生一子名慧兒買乳媪哺之然兒善啼夜必啼母一日翁家又以輿來
言媪思女甚長亭益悲石不忍復留之欲抱子去石不可長亭乃自歸別
時以一月為期既而半載無耗遣人往探之則向所僦宅久空又二年餘望想
都絕而兒啼終夜寸心如割既而石父病卒信益哀傷因而病憊苦次彌

留不能受賓朋之弔方昏憤悶忽聞嬖人哭入視之則縗絰者長亭也石大
悲一慟遂絕婢驚呼女始輟泣撫之良久始漸甦自疑已死謂相聚於冥中女
曰非也妾不孝不能得嚴父心尼歸三載誠所負心適家人由海東經此
得翁凶問妾遵嚴命而絕兒女之情不敢循亂命而失翁媳之禮妾來時
母知而父不知也言聞兒投懷中言已始撫之泣曰我有父兒無母矣兒亦
嚙啣一空掩泣女起經理家政柩前牲盛潔備石乃大慰而病久急切不能
起女乃請石外兄款洽弔客喪既閉石始杖而能起相與營謀齋葬已
女欲辭歸以受背父之譴夫挽兒號隱忍而上未幾有人來告母病乃謂石
曰妾為君父來君不為妾母放令去耶石許之女使乳媪抱兒他室涕洟出

門而去後括一筆後數年不反石父于漸亦忘之一日昧爽啓扉則長亭飄入石方

駭問女戚然坐榻上嘆曰生長閨閣視一里為遙今日夜而奔千里殆笑細

詰之女欲言復止請之不已哭曰今為君言恐妾之所悲而君之所快也爾

年從居晉界傲居趙播紳之第主客交最善以紅亭妻其公子數題公子薄

家庭頗不相安妹歸告父留之半年下令還公子忿恨不知何處聘一

惡人來遣神繩鎖縛若父去一門大駭頃刻四散笑石聞之笑不自禁女怒曰

彼雖不仁妾之父也妾與君琴瑟數年止有相好而無相尤今日人亡家敗

百口流離即不為父傷寧不為妾弔乎聞之怵舞更無片語相慰藉何

不義也拂袖而出石追謝之亦已渺矣石悵然自悔將已決絕過二三日媪與

女俱來石喜慰問母子俱伏轎馬而詢之母子俱哭女曰妾負氣而去今不能
自堅又欲求人復何顏笑石曰岳固非人母之惠卿之情所不忘也感聞禍而
樂亦猶人情卿何不能暫忍女曰頃於途中遇母始知繫吾父者蓋君師也
石曰果爾亦大易然翁不歸則卿之父子離散恐翁歸則卿之夫泣兒悲
也媪矢以自明女亦誓以相報石乃即刺治任如計詢至元帝觀則赤城歸
未久入而叅之便問何來石視厨下一老狐孔前畏而繫之笑曰弟子之來為
此老魅赤城詰之曰是吾岳也因以實告道士謂其狡詐不肯輕釋因請
乃許之石因備迷其詐狐聞之塞身入灶似有慙狀道士笑曰彼窟而惡之心
未盡也石起牽之而出以刀斷索抽之狐痛極齧齧然石不遽抽而頓挫之

笑問曰翁痛之勿抽可耶狐睛睽炯似有愠色既釋搖尾出觀而去石躡歸三
日前已有人報叟信媪先去留女待石室女逝而伏石挽之曰卿如不忘琴瑟
之情不在感激也女曰今復遷還故居矣村舍鄰邇音問可以不梗妾欲歸省
三日可旋君信之否曰兒生而無母未便殤折我曰鰥居習已成慣今不似趙
公子而反德報之所以為卿者盡矣如其不還在卿為負義道里雖近當亦不
復過問何不信之與有女次日去二日即返問何速曰父以君在汴曾相戲弄未
能忘懷言之絮妾不欲復聞故早來也自此閨中之往來無問而翁壻問尚
不通弔慶云
異史氏曰狐情反覆譎詐已甚悔婚之事而女而一轍
詭可知笑然要而婚之是啓其悔者已在初也且壻既愛女而救其父上

空置昔怨而仁化之乃復狎弄于危急之中何怪其沒齒不忘也天下
有冰玉之不相能者類如此

席方平

席方平東安人其父名庶性褻拙因與里中富室羊姓有却羊先死數年
病垂危謂人曰羊某今賄囑冥使榜我笑我而自亦踵號呼遂死席惓惓
不食曰我父朴訥今見陵於強鬼我將赴地下代伸冤氣耳自此不復言時坐
時立狀類痴蓋魂已離舍矣席覺初出門莫知所往但見路有行人便問城
邑少選入城其父已收獄中至獄問遣見父臥簷下似甚狼狽舉目見子潛
然涕流便謂獄吏悉受賂囑日夜榜掠脛股摧殘甚矣席怒大罵獄吏父如

壯氣健筆

有罪自有王章豈汝等死魅所能操耶遂出抽筆為詞值城隍早衙喊冤

以投羊惧內外賄通始出質理城隍以所告無據矧不直席時忿氣無所復

伸實行百餘里至郡以官役私狀告之郡司遲之半月始行質理郡司朴席

仍批城隍覆案席至邑備受械桔恹冤不能自舒城隍恐其再訟遣役押

送歸家役至門辭去席不肯入道赴冥府訴郡邑之酷貪冥王立抽質對三

官密遣腹心與席閑說許以千金席不聽焉數日逆旅主人告曰君負氣已

甚官府求和而執不從今聞於土前各有函進恐事殆矣席以道路之口猶未

深信俄有皂衣人喚入升堂見冥王有怒色不容置詞命笞二十席厲聲問

小人何罪冥王漠若不聞席受笞喊曰受笞允當誰教我無錢耶冥王益怒

數然字俱見官室外用

命置火床西鬼掉席下見東墀有鐵床熾火其下床面通赤鬼脫席衣掬

置其上反復揉捺之痛極骨肉焦黑苦不得死約一時許鬼曰可笑遂扶起促

便下牀着衣猶幸跛而能行復至堂上冥王問敢再訟乎席曰大怨未伸寸心

不死若言不訟是欺王也必訟又阿訟何詞席曰身所受者皆言之耳冥王

又怒命以鋸解其體二鬼拉去見立木高八九尺許有木板三仰置其下上下

凝血糝糊方將就縛忽堂上大呼席某二鬼即復押回冥王又問尚敢訟否答

云必訟冥王命捉去速解既下鬼乃以二板夾席縛木上鋸方下覺頂腦漸開

痛不可禁顧亦忍而不號聞鬼曰壯哉此漢鋸隆然尋之胷下又聞一鬼云此

人太孝無辜鋸令稍偏勿損其心遂覺鋸鋒曲折而下其痛倍苦俄頃半身

開笑板解兩身俱仆鬼上堂大聲以報堂上傳呼令台身來見二鬼即推令復
合復使行席覺鋸縫一道痛欲復裂半步而臨一鬼於腰間出絲帶一條授之
曰贈此以報汝孝受而束之一自頓復健殊無少苦遂升堂而伏冥王復問如前席
恐再懼復毒便答不訟笑冥王立命送還陽界隸率出北門指示歸途反身
遂去席念陰曹之暗昧尤甚于陽間奈無路可達帝聽世傳灌口二郎為
帝勲感其神聰明正直訴之當有靈異竊喜兩隸已去遂轉身南向奔馳
間有二人追至曰王疑汝不歸今果然笑掉回復見冥王竊意冥王益怒禍
必更慘而王殊無厲容謂席曰汝志誠孝但汝父冤我已為若雪之矣人
已往生富貴家何用汝嗚呼為今送汝歸予以千金之產期願之壽於願

半乃註籍中箱以巨印便親視之席謝而下鬼與俱出至途驅而罵曰奸猾賊

胡翻覆使人奔波欲死再犯當捉入大磨中細研之席張目叱曰鬼子胡

為者我性耐刀鋸不耐摧楚請反見王如令我自歸亦復何勞相送乃返奔

二鬼懼溫語勸回席故寒緩行數步輒想路側鬼含怒不敢復言約半日

至一村一門半闕鬼引與共坐席便據門闕二鬼乘其不備推入門中驚定自

視身已生為嬰兒情啼不乳三日遂殞魂搖不覺灌口約犇數十里忽見羽

葆來幡戟橫路越道避之因犯鹵簿為前馬所執繫送車前仰見車中一

少年丰儀瑰瑋問席何人席冤憤亡無所出且意是心匠官或當能作威

福因緬訴毒痛車中人命釋其縛便隨車行俄至一處官府十餘員迎謁道差

車中人各有聞訊已而指席謂一官曰此下方人正欲往觀宜即為之剖決席
 詢之從者始知車中即上帝殿下九王所屬即二郎也席視二郎修軀多髯
 不類世間所傳九王既去席從二郎至一官廨則其父與羊姓並衙隸俱在
 少頃監車中有囚人出則冥王及城隍也當堂對勘席所言皆不妄三
 官戰慄狀若伏鼠二郎拔筆立判頃之傳下判語令案中人共視之判云勘得
 冥王者職膺王爵身受帝恩自應貞潔以率臣僚不當貪墨以速官誘而
 乃繁纓糜戟徒誇品秩之尊羊狼狼貪竟玷人臣之節各敲斷入木婦子
 之皮骨皆空鯨吞魚食蝦蟇之微生可憫當抽西江之水為爾前腸即燒
 東壁之牀請君入甕城隍司為小民父母之官司上帝牛羊之牧雖則職居

下列而盡瘁者不辭折腰即或勢逼大僚而有意者亦應強項乃上下其鷹

鷲之手既固念夫民貧且飛揚其狂獍之奸更不嫌半鬼瘦惟受賍而枉

法真人面而獸心是宜剔髓伐毛暫罰冥死所當脫皮換革仍令胎生隸

役者以豬役既在鬼曹便非人類祇宜公門修行庶還落屠之身何得苦海生

波益造彌天之孽飛揚跋扈狗臉生六月之霜隨突叫號虎威斷九衢之

路肆淫威於冥界咸知獄吏為尊助酷虐于昏官共以屠伯是懼當於刑法

場戮之場內剝其四肢更向湯護之中撈其筋骨羊其富而不仁狡而多詐

金光蓋地因使閻摩殿上盡是陰霾銅臭熏天遂教枉死城中全無日

月餘腥猶能役鬼大力直可通神冥籍羊氏之家以賞席生之孝即神

赴東岳施行又謂席庶念汝子存我汝性良懦可再賜賜壽三紀因使
歸之骨即以此作信西人送之山里席乃抄其判詞途中父子共讀之既至家席先蘇令家
人啓棺視父僵尸猶冰俟之終日漸溫而活及索抄詞則已無矣自此家日
益豐三年間良沃遍野而羊氏子孫微笑樓閣田產盡為席有里人或
買其田者夜夢神人叱之曰此席家物汝烏得有之初未深信既而種作則
終年升斗無所獲於是復驚歸席父九十餘歲而卒

異史氏曰人言淨土而不知生死隔世冥念都迷且不知其所以來又
烏知其所以去而况死而又死生而復生者乎忠孝志定萬劫不移異
哉席生何其偉也

素秋

俞慎字謹菴順天舊家子赴試入都舍於郊郭時見對戶一少年美如冠玉心
好之漸近與語風雅尤絕大悅捉臂邀至寓便相款宴審其姓氏自言金陵人
姓俞名士忱字恂九公子聞與同姓又益親洽因訂為昆仲少年遂以名減字
為忱明日過其家書舍光潔然門庭_寂落更無廝僕引公子入內呼妹出拜年
十三四已來肌膚瑩澈粉玉無其白也少頃托茗獻客似家中亦無婢媪公子
異之數語遂出由是友愛如胞恂九無日不來寓所或留共宿則以弱妹無伴
為辭公子曰吾弟留寓千里曾無應門之僮兄_妹纖弱何以為生笑計不如從我
去有斗舍可共棲止如何恂九喜約以聞後試畢恂九邀公子去曰中秋月明

如畫妹子素秋具有蔬酒勿違其意竟挽入內素秋出略道溫涼便入複室下
簾治具少明自出行笑公子起曰妹子弄波情何以忍素秋笑入頃之塞簾出
則一青衣婢捧壺又一媪托料進烹魚公子訝曰此輩何來不早從事而煩妹
子恂九微哂曰素秋又弄怪笑但聞簾內吃吃作笑聲公子不解其故既而筵終
婢媪徹噐公子適嗽悞隨婢衣婢隨唾而倒碎碗流笑視婢則帛剪小人僅
四寸許恂九大笑素秋笑出拾之而去俄而婢復出奔走如故公子大異之恂九
曰此不過妹子幼時卜紫姑之小技耳公子因問弟妹都已長成何未昏因答
云先人即世去留尚無定所故此遲遲遂與商定行期鬻宅携子妹與公俱西
既歸除舍之又遣一婢為之服役公子妻韓侍郎之猶女也既憐愛素秋饒

食共之公子與恂九亦然而恂九又最慧目下十行試作一菟老宿不能及之
公子勸赴童子試恂九曰姑為此業者聊與君分苦耳自審福薄不堪任進且
一入此途遂不能不戚、於得失故不為也居三年公子又下第恂九大為扼
腕奮然曰榜上一名何遂艱難若此我初不欲為成敗所惑故寧寂、耳今見
大哥不能自發舒不覺中熟十九歲老童當效駒馳也公子喜試期送入塲邑
却道皆第一益與公子下帷攻苦踰年科試並為郡邑冠軍恂九名大譟遠近
爭婚之恂九悉却去公子力勸之乃以塲后為辭無何試畢傾慕者爭錄其文
相與傳頌恂九亦自覺第二人不屑居也榜既放兄弟皆黜時方對酌公子尚
強作噱恂九失色酒殘傾隨身仆案下扶置榻上病已困殆急呼妹室張目謂

公子曰吾兩人情雖如胞腎非同族弟自分已登鬼錄啣恩無可相報素秋已
長成既蒙嫂氏撫愛憐之可也公子作色曰是真吾弟之亂命矣其將謂我人
頭畜焉者耶恂九泣下公子即以重金為購良材恂九命舁公至力疾而入囑妹曰
我沒後急闔棺無令人開視公子尚欲有言而目已瞑矣公子哀傷如喪手足
然竊疑其囑異俟素秋他出啓而視之則棺中袍服如乾揭之有蠹魚徑尺僵臥
其中駭異問素秋但入慘然曰兄弟何所隔闕所以然者非牒兄也但恐傳布飛
揚妾亦不能久居耳公子曰禮緣情制情之所在異族何殊焉妹寧不知我心乎
即中饋當無漏言請勿慮遂速卜吉期厚葬之初公子欲以素秋論婚於世家
向九不欲

公子以商素秋素秋不應公子曰妹年已二十矣長而不嫁人

其謂我何對曰若然但惟兄命然自願無福相不願入侯門寒士而可公子曰
諾不數日永媒相屬卒無所可先是公子之妻弟韓荃來弔得窺素秋心懷悅
之欲購作小妻謀之姊急戒勿言恐公子知韓去終不能釋托媒風示公子許
為買鄉場閨節公子聞之大怒詬罵將致意者批逐出門自此交往遂絕適
有故尚書之孫某甲將娶而嬾忽奉亦遣永來某甲第連公子之所素識然
欲一見其人因與媒約使甲躬謁及期垂簾於內令素秋自相之甲至裘馬騶
從炫耀閭里又視其人秀雅如處女公子大悅見者咸贊美之而素秋殊不樂
公子不聽竟許之盛備奩裝計費不貲素秋固止之但討一老大婢供給使而
已公子亦不之聽卒厚贈焉既嫁琴瑟甚敦然兄嫂常繫念之每月輒一歸寧

來時奩中珠繡必携數事付嫂收貯嫂未知其意亦姑從之甲少孤止有寡母
溺愛過於尋常日近匪人漸誘淫賭家傳書畫鼎彝皆以鬻還戲責而韓
荃與有瓜葛因招飲而竊標之願以西妾及五百金易素秋甲初不肯韓固求
之甲意似搖然恐公子不甘韓曰我與彼至戚此又非其支系若事已成則彼
亦無如何萬一有他我身任之有家君在何畏一俞謹庵哉遂盛妝而姬出行
酒且曰果如所約此即君家人矣甲感之約期而去至日慮韓詐設皮候於途
果有輿來啓簾始驗不虛乃導去姑置齋中韓僕以五百金交先俱甲奔入
偽告素秋言公子暴病相呼素秋未遑理妝艸遂出輿既發夜迷不知何所
連行良遠殊不可到忽有二巨燭來衆竊喜其可以問途無何至前則巨燭而目

如燈衆大駭人馬俱竄委輿路側將曙復集則空輿存焉意必墜於蛇腹婦告
主人垂首喪氣而已數日後公子遣人詣妹始知為惡人賺去初不疑其嫁之
偽也取婢婦細詰情迹微窺其變恚甚徧愬却邑某甲惧求救於韓以金
妾兩亡亟復輿喪斥絕不為力甲呆憨無所復計各處勾牒至但以賂囑免
竹月餘金珠服飾典貨一空公子於憲府究理甚急邑令官皆奉嚴令甲知不
可復匿始出至公堂實情盡吐蒙憲票拘韓對質韓惧以情告父時休致
怒其所為不法執付隸既見諸官府言及遇蟒之喪悉謂其詞校家人榜掠殆
徧甲亦屢被獻楚幸母日鬻田產上下營救刑輕得不死而韓僕已瘦斃矣韓
久困囹圄願助甲賂公子千金哀求罷訟公子不許甲母又請益以二姬但求

姑存疑案以待尋訪妻又承妯母命朝夕解免公子乃許之甲夜去而了三婢
金而急切不能得售因先送姬來乞其延緩踰數日公子夜坐齋頭素秋偕一
媪驀然忽入公子駭問妹回無恙耶笑曰憐妾乃妹之小術耳當夜竄入一秀
才家休於其母彼自言識兄今在門外請入之也公子倒屣而出燭之非他乃
周生宛平之名士也素以聲氣相善把臂入齋款洽臻至傾談既久始知顛末
初素秋昧爽款生門母納入詰之知為公子妹便將馳報素秋止之因與母居
慧能解意母悅之以子無婦竊屬意素秋微言之素秋以未奉兄命為辭生亦
以公子交契故不肯作無媒之合但頻頻偵聽知訟事已有聞說素秋乃告母
欲歸母遣生率一媪送之即囑媪媒馬公子以素秋居生家久竊有心而未言

也及聞媪言大喜即與生面訂為好先是素秋夜歸將候公子得金而後宣之
公子不可曰向憤無所洩故索金以敗之耳今復見妹萬金何能易哉即遣人
告諸兩家頓罷之又念生家故不甚豐道賒遠親迎殊艱因移生母采居以恂
九齋第生亦備幣帛鼓樂嫁成禮一日嫂戲素秋今得新婿曩年枕席之勞
猶憶之否素秋微笑因顧婢曰憶之否嫂不解研問之益三年床第皆以婢代
每夕以筆畫其兩眉驅之去即對燭而坐婿亦不之辨也益竒之求其術但笑
不言次年大比生將與公子偕往素秋以為不必公子強挽之而去是科公子
荐於鄉生落第歸隱有退志踰歲母卒遂不復言進取笑一日素秋告嫂曰向
聞我術固未肯以此駭物聽也今遠別行有日矣機之亦可以避兵後為

而問之答云三年後此處當無人烟妾在弱不堪驚恐將蹈海濱而隱大哥富
貴中人不可以偕故言別也乃以術悉授嫂數日又告公子留之不得至松江
下問往何所即亦不言雞鳴早起携一白鬚奴控雙衛而去公子陰使人妾送
之至膠萊之界塵霧障天既晴已迷所往三年後闖寇犯順村舍為墟韓夫人
前帛置門內寇至見雲繞韋馱高丈餘遂駭走以是得無恙焉後村中有賈客
至海上遇一叟甚似老奴而鬚髮盡黑粹不
健即借口寄語秋姑亦甚安樂問其居何里
使人於所在徧訪之竟無踪迹

異史氏曰管城子無食勿相其來蕉

則而乃持之不堅寧知糊眼

主司回衡命不衡文耳一擊不盡冥然遂死。魚之痴一何可憐傷哉雄飛
不如雄伏

賈奉雉

賈奉雉平涼人才名冠一時而試輒不售一日途中遇一秀自言即姓夙祐洒
然談言微中因邀俱歸出課執就正即讀罷不甚稱許曰足下文小試取第一
則有餘闈場取榜尾則不足賈曰奈何即曰天下事何而改之則難俯而就之
甚易此何須鄙人言哉遂指一二人一二篇以為標準大率賈所鄙棄而不屑
道者聞之笑曰學者立言貴乎不朽即如八珍當使天下不以為泰可如此
獵取功名雖登臺閣猶為賤也即曰不然文章雖美賤則弗傳君欲抱卷以終

也則已不然簾內諸官皆以此等物事進身恐不能因閱君文另換一副眼睛
肺腑也賈終嘿然即起而笑曰少年盛氣哉遂別而去是秋入闈復落邑不得
志願思即言遂取前所指示者強讀之未至終篇昏欲睡心惶惑無以自主
又三年闈場將近即忽至相見甚懽因出所擬七題使賈作之越日索文而閱
不以為可又令復作已又嘗之賈戲於落卷中集其莠沉泛濫不可告人之
連綴二字竟確評句連綴成文俟其來而示之即喜曰得之矣因使囑熟記堅囑勿忘賈笑曰實相
告此言不由中轉瞬即去便受相楚不能復憶之也即坐案頭強令自誦一過
因使袒背以筆寫符而去曰只此已足可以束閣羣書矣驗其符灑之不下深
入肌理至寫中七題無一遺者回思諸作茫不記憶惟戲綴之文歷歷在心然

把筆終以爲佳欲少竄易而顛倒苦思竟不能復更一字曰已西墜直錄而出
卽候之已久問何暮也賈以實告卽求拭符視之已漫滅矣再憶塲中文遂如
隔世大奇之因問何不自謀笑曰其惟不作此等想故能不讀此等文也遂約
明日過諸其寓賈諾之卽既去賈取文稿自閱之大非本懷快不自得不復
訪卽嗒喪而歸未幾榜發竟中經魁又閱舊稿一讀一汗讀竟重衣盡濕自言
曰此文一出何以見天下士矣方慚怍間卽忽至曰水中既中矣何其闊也曰
僕適自念以金盃玉碗時感狗矢真無顏出見同人行將遁迹山丘與世長絕矣
卽曰此亦大高但恐不能耳果能之僕引見一人長生可得並千載之名亦不
足感况嚮來之富貴乎賈悅留與共宿曰容某思之天明謂卽曰予志決矣不

告妻子飄然遂去漸入深山至一洞府其中別有天地叟坐堂上即便祭之呼
以師叟曰來何早也即白此人道念已堅望加收齒叟曰汝既來須將此身並
置度外始得賈唯聽命即送至一院安其寢處又投以餌始去房亦精潔但
戶無扉窗無櫺內惟一几一榻賈解屣登榻月明穿射矣覺微飢取餌啖之甘
而易飽竊意即當復來坐久寂然杳無聲响但覺清香滿室臟腑空明脈絡皆
可指數忽聞有聲甚厲似猫抓卷自牖睨之則席蹲檐下乍見甚驚因憶師
言即復收神凝坐虎似知其有人尋入近榻氣咻、徧嗅足股少頃聞庭中噪
動如雞受縛虎即趨出又坐少時一美人入蘭麝撲人俏然登榻附耳小言曰
我來笑一言之開口脂散頰霞暝然不少動又低聲曰睡乎聲音頗類其妻心

微動又念曰此皆師相試之幻術也曠如故美人笑曰鼠子動矣初夫妻與婢
同室狎褻惟恐婢聞私約一謎曰鼠子動則相歡好忽聞是語不覺大動開目
凝視真其妻也問何能來答云即生恐君岑岬思歸遣一姬尊我來言次因賈
出門不相告語俛傍之際頗有怨懟曾尉籍良久始得嬉笑為歡既畢夜已
向晨聞叟譙訶聲漸近庭院妻急起無地自匿遂越短牆而去俄頃即從叟入
叟對賈杖即便令逐客即亦引賈自短牆出曰僕望君奢不免躁進不圖情緣
未斷累受扑責從此暫去相見行有日也指示歸途拱手遂別賈俯視故村故
在目中心意妻弱步必滯途間疾趨里餘已至家門但見房垣零落舊景全非村
中老幼竟無一相識者心始駭異忽念劉阮返自天台情景真似不敢入門於

對戶憇坐良久有老翁曳杖出賈揖之聞賈某家何所翁指其第曰此即是也
得無欲聞奇事耶僕悉知之相傳此公聞捷即遁時其子終七八歲後至十
四五歲母忽大睡不醒子在時寒暑為之易衣迨後兩孫窮蹶房舍拆毀惟以
木架苫覆蔽之月前夫人忽醒屈指百餘年矣遠近聞其異皆來訪視近日稍
稀矣賈嘗感頓悟曰翁不知賈奉雉即某是也翁大駭走報其家時長孫已死
次孫祥至五十餘矣以賈年少疑有詐偽少聞夫人出始識之双涕霑呼與
俱去苦無屋宇暫入孫舍大小男嬪奔入盈側皆其曾元率恆劣少文長孫婦
吳氏沽酒具藜藿又使少子杲及婦與已共室除舍祖翁姑賈入舍烟埃兒
溺雜氣熏人居數日懊惋殊不可耐兩孫家分供餐飲調任充半里中以賈新

歸日之招飲而夫人恒不得一飽吳氏故士人女頗姻閭訓承順不衰祥家給奉漸踈或嗔爾與之賈怒携夫人去設帳東里每謂夫人曰吾甚悔此一返而已無及矣不得已復理舊業若心無愧耻富貴不難致也居年餘吳氏猶時餽餉而祥父子絕迹矣是歲試入邑庠邑令重其文厚贈之由此家稍裕祥稍來近就之賈喚入計曩所耗費出金償之斥絕令去遂買新第移吳氏共居之吳二子長者留守舊業次杲頗慧使與門人輩共筆硯賈自山中歸心思益明澈無何連捷登進士第又數年以侍御出巡兩浙聲名赫奕歌舞樓臺一時稱盛賈為人鯁峭不避權貴朝中大僚思中傷之賈屢疏恬退未蒙俞旨未幾而禍作矣先是祥六子皆無賴賈雖擯斥不齒然皆竊餘勢以作威福橫占田宅鄉

人共患之有其乙娶新婦祥次子篡取為妾乙故狙詐鄉人斂金助訟以此閉
於都於是當道者交章攻賈殊無以自剖被收經年祥及次子皆瘦死賈奉
旨克逾陽軍時果入洋已久為人頗仁厚有賢聲夫人生一子年十六遂以屬
果夫妻携一僕一媪而去賈曰十餘年富貴曾不如一夢之久今始知榮華之
場皆地獄境界悔比劉晨阮肇多造一重孽案耳數日抵海岸遙見巨舟采鼓
樂殷作虞候皆如天神既近舟中一人出笑請侍御過舟少憩賈見驚為喜踴
身而過押隸不敢禁夫人急欲相從而相去已遠遂憤投海中漂泊數步見一
人垂練於水引救而去隸命篙師盪舟且追且號但聞鼓聲如雷與轟濤相聞
瞬聞遂杳僕識其人蓋即生也

異史氏曰世傳陳大士在閩中書苑既成吟誦數四嘆曰亦復誰人識得遂棄去更作以故闈墨不及諸稿賈生羞而遁去此處有仙骨焉乃再返人世遂以口腹自貶貧賤之中人甚笑哉

凝脂

東昌卞氏業牛醫者有女小字胭脂才姿惠麗父寶愛之欲占鳳於青門而世族鄙其寒賤不屑締盟以故及笄未字對戶龔姓之妻王氏佻脫善詭女閨中惟評誼友也一日送空門見一少年過白服裙帽丰采甚都女意似動秋波縈轉之情之動禍少年俯其首趨而去既遠女猶凝眺王窺其意戲之曰以娘子才貌得配若人庶可無恨女暈紅上顰脉脉不作一語王問識得此郎否答云不識王曰此

南巷鄂秀才秋隼故孝廉之子妾向與同里故識之世間男子無其温婉今不
覺垂涎的是化既善護人聲口
素以妻服未闕也娘子如有意當寄語使妾冰為女無言王笑而去數日無耗
心疑王氏未暇即往又疑官商不肯俯拾遺、徘徊縈念頗苦漸廢飲食寢疾
愀頓王氏適來省視研詰病因答言自亦不知且爾日別后即覺忽、不快延
命假息朝暮人也王小語曰我家男子負販未歸尚無人致聲鄂即芳體違和
非為此否女賴顏良久王戲之曰果為此者病已至是尚何顧忌先令夜來一
聚彼豈不肯可女嘆息曰事至此已不能屈但渠不嫌寒賤即遣媒來疾當愈
若私約則斷、不可王領之遂去王幼時與鄰生宿介通既嫁宿偵夫他出輒
尋舊好是夜宿適來因述女言為笑戲囑致意鄂生宿久知女美聞之竊喜樂

其机之可乘也將與婦謀又恐其妨乃假無心之詞問女家聞聞甚悉次夜踰垣入直達女所以指叩窗內問誰何答以鄂生女曰妾所以念君者為百年不為一夕即果愛妾但宜速倩冰人若言私合不敢從命宿姑諾之苦求一握纖腕為信女不忍過拒力疾啓扉宿遽入即抱求歡女無力撐拒仆地上氣息不續宿急曳之十一女曰何來十一也中非鄂即果是鄂即其人温馴知妾病由當相憐恤氣何遂狂暴如此不若漢爾聲便當嗚呼品行虧損兩無所益宿恐假跡敗露不敢復強但請後會女親迎為期宿以為遠又請之女厭糾纏約待病愈宿求信物女不許宿福是解解履而出女呼之返曰身已許君復何吝惜但恐蓋席成狗致貽污謗今襲物已入君手料不可反君如負心但有一死宿既出又投

宿王所既以心不忘履陰揣衣袂竟已高有急起篝灯振衣冥索詰之不應疑
嬾藏匿婦故笑以疑之宿不能隱實以情告言已徧燭門外竟不可得懊恨歸
寢竊幸深夜無人遺落當在途也早起尋之亦復杳然先是巷中有毛大者
游手無籍嘗挑王氏不得知宿與洽思掩執以脅之是夜過其門推之未扃潛
入方至窗外踏一物栗若絮帛拾視則巾裹女烏伏聽之聞宿自述甚悉喜極
抽息而出踰數夕越墻入女家門戶不悉悞詣翁舍翁窺窗見男子察其音
跡知為女來者心忿怒搽刀直出毛大駭反走方欲攀垣而下追已近急無所
逃反身奪刃回殺翁媪起大呼毛不得脫因而殺之女稍痊聞喧始起共燭之
崩腦裂不復能言俄頃已絕於墻下得繡履媪視之胭脂物也逼女哭而實

實告之但不忍貽累王氏言鄂生之自至而已天明訟於邑宰拘鄂以為人

謹訥年十九歲見客羞澁如童子被執駭絕上堂不知置詞惟有戰慄宰益信

其情真橫加桎械書生不堪痛楚以是誣服既解郡高朴如邑生冤氣填塞每

欲與女面相質及相遭女輒詬罵遂結舌不能自伸由是論死往來覆訊經數

官無異詞後委濟南府復案時吳公南岱守濟南一見鄂生疑不類殺人者陰

使人從容私問之俾得盡其詞公以是益知鄂生冤等思數日始鞠之先問朋

友訂約後有知者否答無之遇鄂生時別有人否亦答無之乃喚生上温語慰

之生自言曾過其門但見舊鄰婦王氏與一少女出其即趨避過此並無一言

吳公叱女曰適言倒無他人何以有鄰婦也欲刑之女惧曰雖有王氏與彼曾

無閑涉公羅質命拘王氏數日已至又禁不與女通立刻出審便問王殺人者

後推簡利

誰王對不知公詐之曰脰支供言殺下某汝悉知之胡得隱匿婦呼曰冤哉淫

婢似善人我雖有媒合之言特戲之耳彼自引不免後奸夫入院我何知焉公細詰

之始述其前後相戲之詞公呼女上怒曰汝言彼不知情今何以自供撮合亡

女流涕曰語甚已不肯致父慘死訟結不知何年又累他人誠不忍耳公問王氏

既戲後曾語何人王供無之公怒曰夫妻在床應無不言者何得云無王供丈

五夫久容未歸公曰雖然凡戲人者皆笑人之愚以炫己之慧更不向一人言

將誰欺命格十指痛不得已實供曾與宿言公於是釋鄂拘宿至自供不知

公曰宿奴者必無良士嚴械之宿自供賺女是真自失履未敢復往殺人實

不知情公怒曰踰牆者何所不至又械之宿不任凌籍遂以自承招成報上無
不稱吳公之神鉄案如山宿遂延頸以待秋決矣然宿雖放縱無行故東國名
士聞學使施公愚山賢能稱最又有憐才恤士之德因以一詞控其冤枉語言
愴惻公討其招供反覆而凝思之拍案曰此生寃也遂請於院司移案再鞫問
宿生鞋遺何所供言忘之但叩婦門時猶在袖中轉詰王氏宿介之外姦夫有
幾供言無有公曰淫亂之人豈得崇私一个供言身與宿介稚齒交合故未能
謝絕後非無見挑者身賢未敢相從因使指其人以實之供云同里毛大屢挑
而屢拒之矣公曰何忽自白如此命榜之婦頓首出血力辨無有乃釋之又詰
汝夫遠出寧無有托故而來者曰有之某甲某乙皆以借貸餽贈曾一二次入

小人家蓋甲乙皆其中游蕩子有心於婦而未發者也公悉籍其名並拘之既
集公赴城隍廟使畫伏案前便謂暴夢神人相告殺人者不出汝等四五人中
今對神明不得有妄言如肯自首尚可原宥虛者庶得無赦同聲言無殺人之
事公以三木置地將並加之括髮裸身齜鳴冤苦公命釋之謂曰既不自招當
使鬼神指之使人以鉞作用褫悉幃殿窗令無少隙袒諸囚背驅入暗中始授盆水
一命自盥訖繫諸壁下戒令面壁勿動殺人者當有神書其背少闕喚出驗
視指毛曰此真殺人賊也蓋公先使人以灰塗壁又以烟煤濯其手殺人者
神來書故匿背於壁而有灰色臨出以手護背而有烟色也公固疑是毛也
益信施以毒刑盡吐其實判曰楊介臨盆成括殺身之道成登徒子好色之

祇綠西小無猜遂野鷺如家雞之戀為因一言有漏致得隴興望蜀之心將仲
子而踰園牆便如鳥隨冒劉郎而至洞口竟賺門開感悅驚尾鼠有皮胡若
攀花折樹士無行其謂何幸而聽病燕之嬌啼猶為玉惜憐弱柳之憔悴未
驚狂而釋公鳳於羅中尚有文人之意乃劫香盟於襟底寧非無賴之老蝴蝶
蝶過牆隔窻有可蓮花瓣却墮地無踪假中之假以生窻外之窻誰信天降禍
起酷械全于岳正自作孽盈斷頭幾於不續彼踰牆錯隙固有玷夫儒冠而僵
李代桃誠難消其冤氣是豈稍寬答扑折其已受之慘妓降青衣開其自新之
路若毛大者刁猾無籍布井凶徒被鄰女之投梭淫心不死伺狂童之入巷賊
智忽生開戶迎風喜得履張生之跡求漿值酒安酒偷韓掾之香何意魄奪自

天魂揖於鬼浪乘槎木直入廣寒之宮逕泛漁舟錯認桃源之路遂使情火身
焰慾海生波刀橫直前投鼠無他顧之意寇窮安往急鬼起反噬之心越壁入
人家止期張有冠而李借奪兵遺綺履遂放魚脫網而鴻離風流道乃生此惡
魔溫素御何有此鬼蜮哉即斷首領以快人心脰支身猶未字歲已及筭以月
殿之仙人自應有即似玉原霓裳之舊隊何愁貯屋無金而乃感閨而念昨好速
竟繞春婆之夢咎標梅而思吉士遂離倩女之魂為因一綫纏縈致使群魔交
至爭婦女之顏色恐失胭脂惹鷲鳥之紛飛並托秋準蓮鈎摘去難保一瓣之
香鉄限敲來幾破連城之玉嵌紅豆於骰子相思骨竟作厲階喪喬木於斧斤
可憎才真成禍水葳蕤自守幸白璧之無瑕縲紲苦爭喜錦衾之可覆嘉其人

門之拒猶潔白之情人遂其擲果之心亦風流之雅事仰彼邑令作爾冰人案
既結遐邇傳誦焉自吳公鞠後女始知鄂生冤堂下相遇覲然含涕似有痛惜
之詞而未可言也生感其眷戀之情愛慕殊切而又念其出身微且日登公堂
為千人所窺指恐娶之為人姍笑日夜縈迴無以自主判牒既下意始安帖邑
案為之妄禽送鼓吹焉

異史氏曰甚哉聽訟之不可以不慎也縱能知李代為冤誰復思桃僵亦屈
然事雖暗昧必有其間要非審思研察不能得也嗚呼人皆服哲人之折獄
明而不知良工之用心苦笑世之居民上者棋局消日袖被放衙下情民艱
更不肯一勞方寸豈鼓動衙門巍然高坐彼曉曉者直以控楮靜之何益

盆之下多沉寃哉

愚山先生吾師也。方見知時，余猶童子，竊見其獎進士子等，如恐不盡，即小有寃抑，必委曲呵護之。不肯作威學校，以媚權要，真宣聖之護法。不止一代宗匠，衡文無屈士已也。而愛才如命，尤非後世學使虛應故事者所及。嘗有名士入場，作寶箴興文，悞記水下錄畢，而后悟之。料無不熟之理，作詞曰：寶箴在山，悞認却在水邊。山頭蓋起水晶殿，湖長峰尖。珠結樹頭，這一回。墜中跌死，撐船漢告蒼天。留點蒂兒好與友朋看。先生閱文至此，和之曰：寶箴將山誇，忽然見在水涯樵夫漫說漁翁話。題目雖差，文字却佳。怎肯放在他人下。嘗見他登高怕險，那曾見會水滄殺。此亦風雅之一班，憐十一事也。

阿俄 卷之

奚山者高密人，貿販為業，往客蒙沂之關。一日途中阻雨，及至所常宿處，而夜已深，徧叩肆門，無有應者。徘徊廡下，忽二扉豁開，一叟出，便納客入山，喜從之。繫寒登堂，上迄無几，榻叟曰：我憐客無歸，故相容納。我實非賣食沽飲者，家中無多手指，惟有老荆弱女，眠熟矣。雖有宿肴，苦少烹瀹，勿嫌冷啜也。言已，便入少頃，以足床來置地上，促客坐。又入携一短几，至拔來報往，蹠蹠甚勞。山起坐，不自安，曳令暫息。少闕，一女即出行，酒叟顧曰：我家阿俄與矣。視之，年六七，窈窕秀弱，夙致嫣然。山有少弟，未婚，竊屬意焉。因詢叟，清貫，傳問答云：士庶姓古子孫，皆大斫，利有此女，適不忍擲其醜。想老荆喚起矣。明塔家阿誰。

答言禾字山竊喜既而品味雜陳似所宿具食已致恭而言曰萍水之人遂蒙
寵惠沒齒所不敢忘緣翁盛德乃敢遠陳朴魯僕有幼弟三即十七歲矣讀
肄業頗不頑冥欲求援繫不嫌寒賤否叟喜曰老夫在此亦是僑寓倘得相托
便假一廬移家而往庶免懸念山都雁之遂起展誅叟殷勤安置而去雞既唱
叟已出呼客盥沐束裝已酬以飯金回辭曰客留一飯萬無受金之理矧附為
瘡痍乎既別客月餘乃返去村里餘遇老媪率一女郎冠服盡素既近疑似阿
緘女郎亦頻轉顧因把媪袂附耳不知何辭媪便停步向山曰君奚姓耶山唯
媪惓然曰不幸老翁屢於敗堵今將上墓家虛無人請少待路側竹即還也
遂入林去移時始來途已昏冥遂與偕行道其孤弱不覺哀啼山亦酸惻媪曰

此處人情大不平等。孤孀難以過度阿緘。既為君家婦。過此恐遲時日不如早
夜同歸山可之。既全家媪挑燈供客。已謂山曰。意君將全儲粟。都已糶去。尚存
廿餘石。遠莫致之。北去四五里村中第一門有談二泉者。是吾僖主君。勿憚勞
先以尊乘運一囊去。叩門而告之。但道南村古姥有數石粟糶作路用。煩驅蹄
馱一致之也。即以囊粟付山。策蹇去。叩戶一碩腹男子出。告以故。傾囊先歸
俄有兩天以五騾至。媪引山至粟所。乃在窖中山_下。為椽量。孰糜母放。女收頃
刻盈。裝付之以去。凡四反。而粟始盡。既而金授媪。留其一人。二畜治任。遂東
行二十里。天始曙。至一市。頭信騎談僕。乃返。既歸山。以情告父母。相覓甚喜。
即以別第館媪。卜吉為三。即完婚。媪治奩。甚備。阿緘寡言少怒。或與語。但有

微笑晝夜績織無停畧以是上下悉憐悅之囑三郎曰寄語大伯再過西道勿
言吾母子也居三四年美家益富三郎入泮矣一日山宿古之舊隣偶及曩年
無歸投宿翁媪之事主人曰客悞矣東鄰為阿伯別第三年前居者輒睹怪異
故空廢甚久有何翁媪相留山甚訝之而未深言主人又曰此宅內空十年無
敢入者一日第後墻傾伯往視之則石壓巨鼠如猫尾在外猶搖急歸呼
衆共往則已泐矣羣疑是物為妖後十餘日復入試窺無形聲又年餘始有居
人山益竒之歸家私語竊疑新婦非人陰為三郎慮而三郎篤愛如常久之家
中人紛相猜諺女微察之夜中語三郎曰妾從君數載未嘗少失婦德今置之
不以人齒請賜離婚書聽君自擇良耦因泣下三郎曰區區寸心宜所夙知自

卿入門家日益豐咸以福澤歸卿烏得有異言女曰君無二心妾豈不知但衆口紛紛不免秋扇之捐三郎再四慰解乃已山終不釋日求善撲之猫以覘其意女雖不惧然感之不快一夕謂媪小恙辭三郎省侍之天明三郎往訊則室內已空駭極使人於四途踪跡之並無消息中心營營寢食都廢而父兄皆以為幸友慰藉之將為續婚而三郎殊不懌俟之年餘音問已絕父兄輒相詰責不得已以重金買妾然思阿纖不衰又數年莫家日漸貧由是感憶阿纖有姊弟嵐以故至膠迂道宿表戚陸生家夜聞鄰哭甚哀未遑詰也既返復聞之因問主人答云數年前有寡母孤女僦居於是月前姥死女獨處無一綫之親是以哀耳問何姓曰姓古嘗閉戶不與里社通故未悉其家世嵐驚曰是吾嫂

也因往款扉有人揮涕出隔扉應曰客何人我家故無男子嵐際窺而送審

意接倉悲懷

果嫂便曰嫂啓闕我是村家阿遂女聞之拔闕納入訴其孤苦夫嵐曰三兄憶念頗苦夫妻即有半途何遂遠遁至此即欲僱輿同歸女愴然曰我以人不齒數故遂與母偕隱今又返而依人誰不加白眼如欲復還當與大兄不炊不飲行乳藥求死耳嵐既歸以告三郎三郎星夜馳去夫妻相見各有涕洟次日告其屋主屋主謝監生窺女美陰欲圖致為妾數年不取其直頻風示媪絕媪死竊草可謀而三郎忽至通計房租以留難之三郎家故不豐聞金多頗有憂色女言不妨引三郎視倉儲約粟三十餘石償租有餘三郎喜以告謝不受粟故索金女嘆曰此皆妾身之惡障也遂以其情告三郎三郎怒將訟於

邑陸氏止之為散粟于里黨斂貲備謝以車送兩人歸三郎嘗告父母與兄析
居阿織出私金日建倉廩而家中尚無儋石共奇之年餘驗視則倉中乃四矢不
數年家大富而山苦貧女移翁姑自養之輒以金粟周兄嫂以為常三郎喜曰
卿可云不念舊惡矣女曰彼自愛弟耳且非渠妾何緣識三郎故後亦無甚恠
異

瑞雲

瑞雲杭之名妓色藝無雙年十四歲其母蔡媪將使出應客瑞雲告曰此奴終
身發軔之始不可叱價由母定客則聽奴自擇之媪曰諾乃定價十五金遂
日見客求見者必以贄厚者得一奕酬一盞薄者留一茶而已瑞雲名噪

已久自此富商貴介日接於門餘杭賀生才名夙著而家僅中昔素仰瑞雲固
未敢擬同鴛夢亦竭微誓異得一睹芳澤竊恐其門人既多不以寒賤在意
及至相見一談而款接殊殷坐語良久眉目含情作詩贈生曰何事求漿者藍橋
叩曉關有心尋玉杵端只在人間生得之狂喜更欲有言忽小鬟來白客生倉
猝遂別既歸吟玩詩詞夢魂縈擾過一二日情不自已修誓復往瑞雲接見
良懽移坐近生悄然謂能圖一宵之聚否生曰窮跼之士惟有痴情可獻知己
一絲之贄已竭綿薄得近芳容意願已足若肌膚之親何敢作此夢想瑞雲
聞之戚然不樂相對遂無一語生久坐不出媪頓喚瑞雲以促之生乃歸心甚
邑邑思欲罄家以博一懽而更盡而別此情復何可耐等思及此熱念都消由

是音息遂絕瑞雲擇壻數月更不得一當媼頗志將強奪而未發也一日有
秀才投贄坐語少時便起以一指按女額曰可惜可惜遂去瑞雲送客返共視
額上有指印黑如墨濯之益真過數日墨痕漸潤年餘連顴微準矣見者輒笑
而車馬之跡以絕媼片去妝飾使與婢輩伍瑞雲又荏弱不任驅使日益憔悴
賀聞而過之見蓬首厨下醜狀類鬼起首見生面壁自隱賀憐之便與媼言願
贖作媼許之賀貨田傾裝買之而婦入門牽衣攬涕且不敢以伉儷自居願
備妾媵以俟來者賀曰人生所重者知己卿盛時猶能知我豈以衰故忘卿哉
遂不復娶聞者共姍笑之而生情益篤居年餘偶至蘇有和生與同主人忽問
杭有名妓瑞雲近如何笑賀以商人對又問何人曰其人率與僕等和曰若

能如君可謂得人矣不知僧幾何許賀曰緣有奇疾姑從賤售耳然如君心
何能於构欄中買佳麗哉又問其人果能如君否賀以其問之異因反詰之和
笑曰實不相欺昔曾一覲其芳儀甚惜其以絕世之姿而流落不偶故以小術
晦其光而保其璞留待憐才者之真鑒耳賀急問曰君能點之亦能滌之否和
笑曰烏得不能但須其人一誠求耳和起非曰瑞雲之婿即某是也和喜曰天下
惟真才人為能多情不以妍媸易念也請從君歸便贈一佳人遂與同返既至
賀將命酒和止之曰先行吾法當先令治具若有懽心也即令以盟器貯水斝
指而書之曰濯之當愈然須親出一謝醫人也賀笑捧而去立俟瑞雲自甯之
隨手光潔艷麗一如當年夫婦共德之同出展謝而客已渺徧覓之不可得意

者其仙狀

仇大娘

仇仲晉人忘其郡邑值大亂為寇俘去二子福祿伏俱初經室邵氏撫孀孤遺業

幸能溫飽而歲屢稔彊者復凌藉之逆食息不保仲叔尚廉利其嫁屢

勸駕而邵氏矢志不搖庶陰券於大姓欲強奪之閔說已成而他人不之知也

里人魏名夙狡書法與仲家積不相能事思中傷之因邵寡初造浮言以相敗

辱大姓聞之惡其初不德而止久之庶之陰謀與外之飛語邵漸聞之寃結骨懷

朝夕隕涕四體漸以不仁委身床榻福甫十六歲因經綬無人遂急為畢姻婦

姜秀才此瞻之女頤稱賢能百事賴以經紀由此用漸裕仍使祿從師讀經息

嫉之而陽與善頻招福飲福倚為腹心交魏乘問告曰尊堂病廢不能理家人
生產弟坐食一無所操作賢夫婦何為作馬牛或且弟買婦將大耗金錢為君
計不如早析則負在弟而富在君也福歸謀諸婦之咄之奈魏日以微言相漸
漬福惑焉直以已意告母怒詬罵之福益恚輒視金粟為他人之物也者而委
棄之魏乘三机誘禍與博賭倉粟漸空婦知而未敢言既至糧絕被母駭問始以
實告母憤怒而無如何遂析之幸妻女賢旦夕為母執炊奉事一如平日福既
析益無顧忌大肆淫賭數月間田產悉償戲責而母與妻皆不及知福贊既罄
無所為計因券妻貸賞而苦無受者邑人趙阿羅原漏網之巨盜武斷一鄉固
不畏福言之食也慨然假賞福持去數日復空意踟躕將背券盟趙橫目相加

福大惧，賺妻付之魏，聞竊喜，急奔告姜，實將傾敗仇也。姜怒，訟與福，惧甚，去

姜女至趙家，始知為婿所賣，大哭，但欲覓死。趙初慰諭之不聽，既而威逼之，益

罵大怒，鞭撻之，終不肯服，因拔笄自刺其喉，急救已透食管，血溢出，趨急以帛

束其項，憐其色，犹異，徒容而挫折焉。明日拘牒已至，趙行，殊不置意，官驗女

傷重，怒笞之，隸相傾，無敢用刑。官久聞其橫暴，益信大怒，喚家人出立斃

之。姜遂與女歸，自姜之訟也，邵氏始知福不肖，狀一號，幾絕，冥然大漸，祿時年

十五，莞：無以自主，先是仲有前室女大娘，嫁於遠，却性剛猛，每歸寧，輒餽贈

不滿其志，輒逐父母往，以憎去，仲以是怒惡之。又因道遠，遂教載不一存，問

邵氏，岳危，魏欲劫之來，而啓其弟，適有貿販者，與大娘同里，便托寄語大娘，且

歎以家之可圖歎曰大娘果與子至入門見幼弟侍病母景象慘澹不覺愴惻
因問弟福祿備吉之大娘聞之忿氣塞吭曰家無成人遂任人蹂躪至此吾家
田產諸賦何得賺去因入厨下執火炊糜先供母而後呼弟及子共啖之啖已
急出詣邑投狀訟諸博徒衆懼斂金賂大娘大娘受其金而仍訟之邑令拘甲
乙等各加杖責田產侏置不問大娘憤不已率子赴郡守最器博者大娘力
陳孤苦及諸惡局騙之狀情詞愴守為之動判令邑宰追田給主仍懲仇福
以儆不肖既歸邑宰奉令敵比於是故產盡反大娘時已久寡乃遣少子歸且
囑從兄務業勿得復來大娘由此止母家養母教弟內外有條母大慰病漸瘥
家務悉委大娘里中豪強少見陵暴輒握刃登門侃爭論固不屈服居年餘

應前伏後

田產日增時市藥餌珍有餽遺姜女又見祿漸長成頻囑媒為之覓姻魏告人

曰仇家產業悉屬大娘恐將來不可復返笑人咸信故無肯與論婚者有范公

子：文家中名園為晉第一園中名花必路直通內室或不知而誤入之值公

子私宴怒執為盜杖幾死會清明祿自塾中歸魏引與遊遨遂至園所魏故與

園丁有舊放令入周歷亭榭俄至一處溪水洶湧有蓋橋朱檻通一漆門遙望

門內繁花如錦蓋即公子內齋也魏給之曰君請先入我適欲私為祿信之尋

橋入戶至一院落聞女子笑聲方停步聞一婢出窺見之旋踵即返祿始駭奔

無何公子出叱家人緝索逐之祿大窘自投溪中公子反怒為笑命諸僕引出

見其容裳都雅便令易其衣履曳入一亭詰其姓氏藹容溫語意甚親暱俄趨

入內旋出笑握祿手過橋漸遠褰所祿不解其意逡巡不敢入公子強曳入之
見花籬內隱有美人窺伺既坐則羣婢行酒祿譙曰童子無知悞踐閨闥得
蒙赦宥已出非望但願釋令早歸受恩匪淺公子不聽俄頃有炙絳紵祿又起
譙以醉飽公子捺坐笑曰僕有一樂拍名若能對即放君行祿唯請教公
子云拍名渾不似祿嘿思良久對曰銀成沒奈何公子大笑曰真石崇也祿殊
不解蓋公子有女名蕙娘美而知書曰擇良偶夜夢一人告之曰石崇汝婿也
問何在曰明日落水矣早告父母共以為異祿適符夢兆故邀入內舍便夫人
女輩共覘之也公子聞對而喜乃曰拍名乃小女所擬屢思而無其偶今得屬
對亦有天緣僕欲以息女奉箕箒寒舍不乏第宅更無煩親迎可祿惶然遜

趙到刑司
引二句是

謝且以母病不能入替為辭公子姑令婦謀逐遣圍人負濕衣送之以馬既歸

告母驚為不祥於是始知魏氏險然因凶得吉亦置不仇但戒子遠絕而已

踰數日公子又致使人致意母終不敢應大娘應之即倩双媒納米焉未幾

祿贅入公子家年餘遊洋才名籍甚妻弟長成敬少弛祿怒携嬖而歸母亦已

杖而能行頻歲賴大娘經紀第宅亦頗完好得福婦既歸婢僕如雲宛然有大家

風馬魏再提又見絕嫉妬益深恨無瑕可蹈乃引旗七禍下逃人誣祿寄贊國初立法

最嚴祿依令徙口外范公子上下賄託僅以意娘免行田產盡沒入官幸大娘

執析產書銳身告理新增良沃如千頃悉望福名母女始得安居祿自今不反

遂言離婚字付岳家伶仃自去行數日至都北飯於旅肆有丐子恒慳白外貌

寇三司
刻以化
致逃竄
外為好
後是
以服力
地列力

絕類兄近致訊詰果兄祿因自述兄弟悲涼祿解複衣分數金囑令歸福泣受

而別祿空闕外寄將軍帳下為奴因祿文弱俾主支籍與諸僕同棲止僕輩研

問家世祿悉告之內一人驚曰是吾兒也蓋仇仲初為寇家牧馬後寇投誠賣

仲旗下時從主屯闕外向祿緬述始知七真為父子抱首悲哀一室為之酸辛已

而憤曰何物逃東遂詐吾兒因泣告將軍將軍即命祿撰書記函致親王付仲

詩初仲伺車駕出先投寬狀親王為之婉轉遂得昭雪命地方官贖業歸仇

仲返父子各喜祿細問家口為贖身計乃知仲入旗而易配而無所出時方饑也

祿遂治任返初福別弟歸蒲伏自投大娘奉母坐堂上搥杖問之汝願受扑責

便可姑留不然汝田產既盡亦無汝噉飯之所請仍去福涕泣伏地願受答大

娘投杖曰賣婦之人亦不足戀但宿案未消再犯首官可耳即使人往告姜
女罵曰我是仇氏何人而相告耶大娘頻述告福而柳榆之福慚愧不敢出氣
居半年大娘雖給奉周備而後同廝養福格作無怨詞託以金錢及應刺喉輒不苟大娘
察其無他乃白母求姜女復歸母意其不可復挽大娘曰不然渠如肯事二主
楚毒豈肯自罹要不能不有此急耳遂率弟躬往負荆岳父母諄讓良切大娘叱
使長跪然後請見姜女請之再四堅避不出大娘搜捉以出女乃指福唾罵
福慙汗無以自容姜母始曳令起大娘請明歸期女曰向受姊惠甚多今承尊
命豈復有異言但恐不能保其不再賣也且恩義已絕更何顏與黑心無賴子
共生活哉請別營一室妾往奉事若母較勝披削足矣大娘代白其悔為誓曰

之約而別次朝以乘輿取婦母迎於門而跪拜之女伏地大哭大娘勸止置酒

為歡命福坐案側乃執爵而言曰我苦爭者非自利也可復返第今弟悔過貞婦復還請

以簿籍交納移以我以一身來仍以一身去耳夫婦皆興席改容羅拜哀泣大娘乃止

居無何昭雪之命下不數日田宅悉還故主魏大駭不知其自恨無術可以

復施適西鄰有回祿之變魏托救焚而往暗以徧管藝福祿第風又暴作延燒幾

盡止餘福居而三屋舉家依聚其中未幾祿全相見悲喜初范公子補叙得離書持

商蕙娘蕙娘痛哭碎而投諸地父從其志不復強祿婦聞其未嫁喜如岳所

公子知其欲留之祿不可遂辭而退大娘幸有藏金出葺敗堵福負鍾營築

掘見窖得福錦夜與弟共發之石也盈又滿中皆不動尊也由是鳩工大作樓舍羣

起壯麗擬於世胄祿感將軍義備千金往贖父福請行因遣健僕歸以去祿
乃迎蕙娘歸未幾父兄同歸一門懽騰大娘自居母家禁子省視恐人議其私
也父既歸堅辭欲去兄弟不忍父乃析產而三之子得二女得一也大娘固辭
兄弟皆泣曰吾等非姊烏有今日大娘乃安之遣人招子移家共居焉或問大
娘異母兄弟何遂閤切如此大娘曰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者惟禽獸如此耳豈
以人而效之福祿聞之皆流涕使工人治其第皆與已等魏自計一餘年福之
而益乘福之深自愧悔又仰其富思交懽之因以賀仲階進備物而往福欲却
之仲不忍拂受雞酒焉雞以布縷縛足逸入灶火燃布往棲積薪僮婢見之
而未顧也俄而薪焚定舍一家惶駭幸手指衆多一時撲滅而廚中百物俱空

笑兄弟皆謂其物不祥後值父壽親海餽每羊却之不得繫于庭樹夜有
鐘被僕歐急趨樹下解羊索自經死兄弟嘆曰其福通篇不如其禍結也自是親
雖殷勤竟不敢受其寸縷寧厚酬收而已後親老貧而作丐親名每周以布粟德報
之

晏史氏曰噫嘻造物之殊不由人也蓋仇之而益福之彼机詐者無謂其矣
倘受其愛敬而反以得禍不更奇哉此可知盜泉之水一掬亦污也

曹操塚

許城外有河水洶湧近嗟個注由窺日深豎感夏時有人入浴忍寒若
被刀斧尸斷浮出後一人亦如之轉相驚怪邑案問之遣多人開斷上沉竭其

水見崖下有深洞中置轉輪上排利刃如霜去輪攻入有少碑字皆漢篆細視之則曾孟德墓也破棺散骨所殉金寶盡取之

異史氏曰後賢詩云盡掘七十二疑塚必有一塚葬君尸寧知竟在七十二塚之外子奸哉楊也悲千餘年而朽骨不保查詳亦從何益嗚呼瞞之智止楊之愚耳

龍飛相公

安慶戴生少薄行無檢幅一日自他醉歸途中遇故表兄李生醉后昏眊亦昏死問向在何所李曰僕已異物君忘之耶戴始恍然而醉亦不惧問冥間何物答云近在轉輪王殿下司錄戴曰人世禍福當必知之李曰此僕職也焉得不

不知但過煩非其闕切不能盡記耳。三日前偶繕冊尚睹君名。戴忌問其何詞。李曰不敢相欺。尊名在魚暗獄中。戴大惧。酒亦醒。苦求拯。李曰此非所能。勉。惟善可以已之。然君惡籍盈指。非大善不可復挽。窮秀才有何大力。即日行一善。非年餘不能相準。今已晚矣。但從此砥行。則地獄中或有出時。戴聞之。泣下伏地哀懇。及仰首而李已杳矣。愷而歸。由此洗心改行。不敢差跌。先是戴私其鄰婦。鄰人聞知而不肯發。思掩執之。而戴自改行。永與娟絕。鄰人伺之。不得以為恨。一日遇於田間。陽與語。始窺管井。因而墮之。井深數丈。計必死。而戴中夜甦。坐井中。號呼無知者。鄰人恐其復生。過宿往聽之。聞其聲。急投石。戴移閉洞中。不敢復作聲。鄰人知其不死。剝土填井。幾滿之。河中冥黑。真與地獄無少異者。空間無所得食。計無生理。蒲伏。

漸入則三步外皆水無所復之還坐故處初覺復餒久竟忘之因思重泉下無言
可行惟長宣佛號而已既見燐火浮游熒々滿周圍而祝之聞青燐為冤鬼我
雖暫生固亦難反如可共話亦慰寂寞但見諸燐漸浮水來燐中皆有一人高約
人身之半詰所自來以谷云此古煤井主人改煤震動古墓故龍飛相公決地海之
水溺死四十三人我等皆其鬼也問相公何人曰不知也但相公文學士今為城隍幕
客彼亦憐我無辜五日輒一施水粥要我輩冷水浸骨越拔每日若偶再履人
世祈撈殘骨殖一義塚則惠及泉下者多矣戴曰如有萬分此即何難但深在
九地安望重睹天日乎因教諸鬼使念佛捨塊代珠記其藏數不知時之昏曉倦
則眠醒則坐而已忽見深處有龍燈衆喜曰龍飛相公施食矣邀戴同往

戴憲水沮衆強扶曳以行飄若信僂屈折半里許至一處衆釋令自行步道上
如升數仞之階。盡睹房廊堂上燒明燭一枝大如臂戴不見火光喜極趨上。
坐一破儒服巾戴轆井不敢前叟已睹之訝問生人何來戴上伏地自陳叟曰我
耳孫也因令起賜之坐自言戴潛字龍飛叢因不肯孫堂連結匪類此莫作井使
老矣不安於夜室故以海水沒之。今其後續如何矣。蓋戴近宗凡五支堂居長初邑
中大姓賂堂攻煤於其祖塋之側諸弟畏其強莫敢爭無何地水暴至採煤人
盡死井中諸死者家羣與大訟堂及大姓皆以此負堂子孫至無三錐戴乃
堂弟裔也曾嗣先人傳其事因告翁曰此等不肯其後烏得昌汝既來此當
毋廢讀因餉以酒饌遂置卷案頭皆成洪制此迫使研讀又命題課文如師授

徒堂上燭常明不剪亦不滅倦時輒眠莫辨晨夕翁時出則以一僮給役歷時
覺有數年之久然素無苦但無別書可讀惟制執百首之四千餘遍矣翁一日謂
曰子孽報已滿合還人世余家鄰煤洞陰風刺骨得志後當遷我於東原戴
敬諸翁乃喚集羣鬼仍送至窟坐處羣鬼羅拜再囑戴亦不知何計可出先
是家中失戴搜訪既窮母告官係緣多人並少踰徭積三四年官離任緝察亦
隨戴妻不安於室遣嫁去會里中人復治窟井入洞見戴極之未死大駭報諸其
家昇婦經日始能言其底裡自戴入井鄰人歐殺其媼為婦翁所訟駭審年餘
僅存皮骨而婦聞戴復生大惧亡去宗人議究治之戴不許且謂曩時實所
自取此冥中之譴予彼何與焉鄰人察其意無他始遂巡而歸井水既涸戴買

人入洞拾骨俾各為具布棺設地葬葬墓塚焉又稽宗譜召潛字龍飛先設器物
祭諸其家學便聞其異又嘗其文是科以優等入闈遂復孤御既歸營北東原
遷龍飛厚葬之春秋上墓歲久不衰

異史氏曰余御有改堪者洞沒于水十餘人沉溺其中渴水求尸而月餘始
得洄而十餘人並無死者蓋水入空時共洄高處得不溺鮪而上之見風始
絕一晝夜乃漸甦始知人在地下如蛇蟄之蟄急切未能死也蓋未有至數
年者尚非至善三年地獄中焉復有生人哉

珊瑚

安生大成重慶人父孝廉登第第二歲幼生娶陳氏小字珊瑚性珊瑚而生母

沈悻謬不仁遇之虐珊瑚無怨色母早旦親汝往朝值生疾母謂其誨淫詭責
之珊瑚退毀故以進母益怒投賴自極生素莽鞭婦母始少解自此益憎婦
雖奉事惟謹終不與交一語生知母怒亦寄宿他所示與婦絕久之母終不快
觸物類而罵之意皆在珊瑚生曰娶妻以奉姑孀人若此何以妻為遂出珊瑚
使老嫗送諸其家坊出里門珊瑚泣曰為女子不能作婦婦何以見雙親不如
死袖中出剪刀刺喉急救之血溢沾衿扶婦生族婿家婿王為身居無耦遂止
焉媪歸生囑隱其情而心竊恐母知過數日探知珊瑚創漸平登王氏門使
勿留珊瑚王召之入不入但盛氣逐珊瑚無何王率珊瑚出見生便問珊瑚何
罪生責其不能事母珊瑚脉脉不作一言惟俯首嗚泣泪皆赤素衫盡染生

慘惻不能盡詞而退又數日母已聞之怒詣王怒言謂讓王傲不相為反數其
惡且言婦已出尚屬安家何人私自陳氏女非留安民婦也何煩強與他家事母
怒甚而窮于詞又見其喜氣凶慙且大哭而返珊瑚喜不自安思他適先是
生有母姨于媪即沈姊也年六十餘子死一幼孫及寡媳又嘗嘗視珊瑚遂
辭王往投媪詰得故柳道妹子昏暴即欲送之還珊瑚力言其不可兼囑
勿言于是與于媪居類姑婦焉珊瑚有兩兄聞而憐之欲移之居十明執
不肯惟從于媪紡績以自度生自出婦母多方為子謀昏而悍聲流播遠近無
與為耦積三四年二成漸長遂先為畢姻二成妻臧姑驕悍昏倍於母或怒以
色則臧姑怒以聲二成又懦不敢為左右袒於是母威頓減莫敢櫻反望色笑而

承迎之猶不能得。媼姑懽。媼姑役母若婢。生不敢言。惟身代母搥作浴器。凡掃
之事皆與焉。母子恒於無人處相對飲泣。無何母以鬱積病委頓在床。便溺轉
側皆須生。晝夜不得寐。而目盡赤。呼弟代役。甫入門。媼姑輒喚去之。生于是奔
告于媼。媼臨存。入門泣且訴。未畢。珊瑚自幃中出生。大慙。禁聲欲。珊瑚以
兩手又扉。生窘急。自村下沖出而歸。亦不敢以告母。無何于媼至。母喜止之。與
媼家。無日不以人來。輒以甘旨餉媼。寄語寡媳。此處不餓。後勿復爾。而家中
餽遺卒無少闕。媼不肯少嘗食。祇留以進病者。母病亦漸瘳。媼幼孫又以母命
將佳餌來。媼疾沈。嘆曰。賢哉婦乎。姊何修者。媼曰。妹以去婦何如。人曰。嘻。誠不
至夫已氏之甚也。然烏如甥媼。賢媼曰。婦在汝不知勞。汝怒婦不知怨。若子弟如

沈乃泣下且告之悔曰珊瑚嫁也未者答云不知然訪之又數日病良已媪欲別沈
泣曰恐姊去我仍死耳媪乃與生謀析二成居二成告媪姑媪姑不樂語侵兄垂及
媪生願以良田悉歸二成媪姑乃喜立析產書已媪始去明日以車來迎沈至
其家先求見甥媪亟道甥婦德媪曰小女子百善何遂無一疵余固能容
之子即有婦如吾婦恐亦不能享也母沈曰嗚呼冤哉謂我木石鹿豕耶具有
口鼻豈有觸者與而不知者媪曰被出如珊瑚不知念子作何語曰罵之耳媪
曰誠反躬無可罵亦若子而罵之曰瑕疢人所時有惟其不能覺是以知其罵
也媪曰當然者不怒則德焉者可知當去者不去則悔焉者可知向之所饋遺而
奉事者固非予婦也而婦也沈驚曰如何曰珊瑚寄此久矣向之所供皆渠反

續之所胎也沈聞之泣數行下曰我何以見吾婦笑媪乃呼珊瑚珊瑚含涕而出
伏地下母慚痛自極媪力勸始止遂為姑媳如初十餘日偕歸家中薄田數畝不
足自給惟恃生以筆耕媪以針黹二成稱饒足然兄不之求弟亦不之顧也媪姑
以媪之出也鄙之媪亦恐其悍置不齒兄弟隔院居媪姑時有陵官一家蓋掩其
耳媪姑無所用虐夫及婢一日自經死婢父訟媪姑二成代婦質理大受扑
責仍坐拘媪姑生上下為之營脫卒不免媪姑械十指向盡脫官貪暴索望
良者二成質田貸貫如數內入始釋婦而債家責負日與不得已悉以良田
鬻于村中任翁以田半屬大成所讓妻生畧者券生往翁忽自言我安孝廉
也任某何人敢不吾業又顧生曰冥間感女夫妻存放使我暫歸一面生出弟

曰父有靈急救吾弟曰廷子悍婦不足惜也歸家速辦金贖吾血產生曰子
子僅自存活安得多金曰紫薇樹下有藏金可以取用欲再問之翁已不語少
時而醒茫不自知生婦告母亦未深信媢姑已率數人往發窖坎地四五尺許見
磚石並無所謂金者失喜而去生聞其掘藏戒母及妻勿往視後知其無所
獲母竊往窺之見磚石堆雜土中遂返珊瑚徑坐則見土內志白銀呼生往驗
之果然生以先人所遺不忍私吞二成均分之數適得揭取之二各囊之而婦二
成與媢姑共驗之啓囊則瓦礫滿中大駭疑二成為兄所愚便二成往窺兄方
陳金几上與母相慶因實告兄生亦駭而心甚憐之舉金而並賜之二成乃喜
往酌肯綮甚德兄媢姑曰即此蓋知兄詐若非自愧於心誰肯以依分者復謙

人乎二成疑信半之次日債主遣僕來言所償皆偽金將執以首官夫妻皆失色
臧姑曰如何哉我固謂兄賢不至于此是將以殺我女也二成惧往哀責主怒不
釋二成乃券田于主聽其自售始得原金而歸細視之見斷金二錠僅裹真金
一菲葉許中盡銅耳臧姑因與二成謀留其斷者餘仍反諸兄以覘之且教之
言曰屢承讓德實所不忍薄留二錠以見推施之義所存物田產尚與兄等
余無庸多田也業已棄之贈否在兄生不知其意固讓之二成辭甚決生乃
受及秤之少五兩餘命珊瑚質奩故以滿其數携付債主疑似舊金以剪
刀斷驗之紋色俱是無少虛謬遂收金與生易券二成還金後意其必有
變信既聞舊業已贖大奇之臧姑疑發掘時兄先隱其真金念諸兄所貴

數詬厲生乃悟反金之故珊瑚逆而笑曰產固在耳何怒為使生出券付之二歲
一夜夢父責之曰汝不孝不弟寡限已迫寸土皆非已有占賴將以莫為醒告
媿姑欲以田歸兄媿姑嗤其愚是時二成有兩男長七歲次三歲無何長男
病瘡死媿姑始懼使二成退券於兄言之再三生不受未幾次男又死媿姑益
懼自以券置媿姑所春得盡田蕪穢不耕生不得已種治之媿姑自此改行定省
如孝子敬嫂亦室米半半而母病痊媿姑哭之慟室勺飲不入口向人曰姑早死使
我不得事是天不許我自贖也產十胎皆不育遂以兄子為子夫妻皆壽終
生三子舉而進士人以為孝友之報云

異史氏曰不遭跋扈之惡不知請敵之忠家與國有同情哉逆媚化而

母死蓋一堂孝順無德以戲之也。臧姑自克謂天不許其自贖非悟道者
能為此言乎。然應迫死而以奇終。天固已恕之矣。生于憂患有以笑夫。

五通

南有五通猶北之有狐也。然北方狐崇尚百計驅遣之。至於江浙五通民家有

趙刻作邱
狐是

笑婦輒被淫占。父母兄弟皆莫敢息。為害尤烈。有趙氏者。吳之與商也。妻閻

氏頗風格。一夜有丈夫岸然自外入。按劍四顧。婢媪盡奔。問欲出。又夫橫阻之曰

勿相畏。我五通神四郎也。我愛汝。不為汝禍。因抱腰舉之。如舉嬰兒。置床上。晨

帶自悅。遂狎之。而偉岸甚。不可堪。迷惘中呻楚欲絕。四郎亦憐惜。不盡其

器。既而下床。曰。我五日當復來。乃去。弘于門外設典肆。是夜婢奔告之。弘知其

五通不敢開門視妻憊不起心甚慮之戒家人勿播婦三四日始就平復而俱
其汲空婢媪不敢宿內室悉避外舍惟婦對燭含愁以伺之無何四郎偕西人
入皆少年藹藉有儀列有酒與媪共飲婦羞縮低頭強之飲亦不飲心惕然
恐更番為淫則命合盃笑三人互相勸酌或呼大兄或呼三弟飲至中夜上座二
客並起曰今日四郎以美人見招會邀二郎五郎釀酒為賀遂辭而去四郎挽婦入
幃婦哀免回即強合之血液沆離昏不知人四郎始去婦奄卧牀榻不勝羞
憤思欲自盡而投繯則帶自絕屢試皆然苦不得死幸四郎不常坐約婦
痊可始一來積兩三月一家俱不聊生有會稽萬生者趙之表弟剛猛善射
一日過趙持已暮趙以客舍為家人所集遂導客宿內院萬久不寐聞庭

中有人行聲伏窗窺之見一男子入婦室疑之投刀而潛視之見男子與閻氏並
肩坐肴陳几上笑忿火中騰奔而入男子驚起急覓劍刀已中闕裂而踏
視之則一小馬大如驢呼閻婦具道之且曰諸神將至為之奈何萬搖手禁勿
聲城燭取弓矢伏暗中未幾有四五人自空飛墮萬急發一矢首者墮三人吼
怒拔劍搜射者萬握刃倚扉後寂不少動一人入頸頸亦墮仍倚扉後久之
無聲乃出叩閻告趙大驚共燭之一馬而死室中舉家相慶犹恐二物覆
仇留萬於家溫承烹馬而供之味美異于常膳萬生之由是大譟居月餘其
怪竟絕乃辭欲去有木商其苦要之先是某有女未嫁忽五通書降是二十餘
美丈夫言將聘作婦妻金百兩約吉期而去計期已迫闔家惶惧聞萬喜名既

請過諸其家恐萬有難詞隱其情不以告或是既罷故女出拜容年十七
是好女子萬錯愕不解其故離坐偃俛其檢坐而實告之萬初聞而驚為而
生平喜氣自衰故亦不寐至日某仍懸米於門使萬坐室中日良不空竊意
新郎已在誅數未幾見簪問忍如高墮則一少年盛服入見萬反身而奔萬追
出但見黑氣欲飛以刀躍揮之遂其一足大嚙而去俯視則巨爪大如手不如何
物尋其血跡入於江中某大喜惻萬無耦是夕即以所備床寢使與女
合盃焉于是素患五通者皆拜請一宿其家居年餘始携妻而去自是
吳中止有一通不敢公然為言笑

異史氏曰五通青娃感俗已久遂空任其淫亂無人敢私議一語萬生真

天下之快人也

又

金生字玉孫蘇州人設帳於淮館播紳園中園中屋爲無多花木叢雜及既深
僮僕散盡孤影傍徨意緒良苦一夜三漏將殘忽有人以指彈扉急叩之對
以乞火音類官童啓戶內之則二八麗者一婢從諸其後生喜甚妖魅窮詰甚悉
女曰妾以君風雅之士枯瘁可憐不畏多露相與遣良宵恐言其故妾不敢來
君亦不敢納也生又疑爲鄰之奔女惧畏行檢敬謝之女橫波一顧生覺魂魄都
迷忽顛倒不能自主婢已知之便云霞姑携且去女頽之既而呵曰去則去耳其
得雲耶霞耶婢既去女笑曰適室中無人遂借婢從來無知如此遂以小字令

君聞笑生曰：師深細如此，故僕懼有禍。机女曰：久當自知，但不敗君行止，勿憂也。一榻緩其裝束，見臂上忱釧，以條金貫火齊，啣双明珠，燭既滅，光焰一室生，益駭。終莫測其所自，至事用畢，婢來叩窗，女起以劍炆，迨入叢樹而去。自此無夕不至。生於去時，遺尾之女，似已覺，遠蔽其光，樹濃茂，遂不見掌而返。一日生詣河北，望帶斷絕，風吹欲落，輒於馬上以手自按。空河坐扁舟上，飄風墮空，隨波竟去。意頗自失。既渡，見大風飄笠，團轉空際，漸落以手承之，則帶已續。笑異之，歸，蔡向女。緬述女不言，但微哂之。生疑女所為，曰：「卿果神人，當相明告，以祛煩惑。」女曰：「岑寂之中，得此痴情人為君，破悶妾自謂不惡。縱令妾能為此，亦相愛耳。苦致詰難，欲見絕，即生不救。復言先是生養甥女，既嫁為士通，所惑心憂之，而未以告人。緣

與女狎暱既久，婦焉無不傾吐。女曰：此等物事，家君能驅除之，願何敢以情人之私告諸嚴君。生苦哀求，計女沉思曰：此亦易除，但須親往。若輩皆祿家奴隸，若令一指得着肌膚，則此取西江不能濯也。生哀求無已，女曰：當即圖之。次日，至告曰：妾為君遣婢南下矣。婢于弱，恐不能便誅，却耳。次夜方寢，婢來扣戶，生急起，內入女，問如何。答云：力不能禽，已宮之矣。笑問其狀，曰：初以為郎家也。既到，始知其非。比至壻家，燈火已張，入見娘子坐燈下，隱几若寐。我敏魂復甦，中少時物，至回燈入室，急退曰：何得寓生人，審視無他，乃復入我陽。若迷彼，啟衾入，又驚曰：何得有兵氣。本不欲以穢物污指，奈恐緩而生變，遂急投而墮之。物驚，嗥道去，乃起，心說娘子若醒而婢子行矣。生喜謝之，女與俱去。後半月餘。

絕不復至亦已絕望歲暮解館欲歸女忽至生喜迎之曰卿久見棄念必何處獲罪幸不終絕耶女曰終歲之好分手未有一言終屬缺事聞君搢帳故竊來一告別耳生請偕歸女嘆曰難言之矣今將別情不忍昧妻實金龍大王之女緣與君有宿分故來相就不合遣婢江南致江湖流傳言妻為君阉割五通家君聞之以為大辱不忍欲賜死幸婢以身自任怒乃稍解杖婢以百數妻一跬步皆以保姆從之投隙一空不能盡其衷曲奈何言已欲別生挽之而泣女曰君勿爾後三十年可復相聚生曰僕三十年矣又三十年蟠然一老何顏復見女曰不然龍宮無白叟也且人生壽夭不在容貌如徒求駐顏固亦大易乃書一方於卷頭而去生旋里甥女始言其異云嘗晚若夢覺一人投予塞盎

中既醒則血殷牀褥而怪絕笑生曰我曩禱河伯身羣疑始解後生六十餘
貌猶類三十許人一日渡河遠見上流浮蓮葉大如席一鹿人坐其上近視
則神女也躍後之人隨荷葉俱小漸之如錢而抵此事與趙弘一則俱明季事
不知孰前孰後若在萬生用武之後則吳下僅遺半通耳其不足為害也

申氏

涇河之側有士人子申氏者家屢貧竟日恒不舉火夫妻相對無以為計良曰
無已子其盜乎申曰士人子不能亢宗而辱門戶當先人死而生不如死而死
妻怒曰子欲活而惡辱耶世不由而農者止而途汝既不能盜我無寧娼耳申
怒與妻語相侵妻含憤而眠申念為男子不能謀兩餐至使妻欲娼固不

如死潛起投繯庭樹間但見父來驚曰痴兒何坐于此斷其後囑曰盜可一
偵擇木悉深處伏之此行可富無庸丹矣妻聞墮地聲驚寤呼夫不應熟火覓
之見樹上繯絕申死其下大駭撫柩之移時而甦扶臥床上妻急氣斃卒既明化
大病乞鄰得稀醃餌申啜已出而去至午負一囊米至妻門所從來曰余父
執皆世家向以搖尾為活故不屑以相求也古人云不道者可無不為今且將
作盜何顧焉可速炊我將從卿言往行劫妻疑其未忘前言之念念忍之因泚
米作糜甲飽食訖急尋堅木斧作槌持之欲出妻察其意似真輒而止之申曰
子教我為事敢相累當無悔絕裾而去小暮抵鄰村薄村里許伏焉忽暴雨上
下淋漓遙望濃樹將以杖止而電光一焰已近村垣遠處似有行人器為所窺見

垣下木叅蒙密疾趨而入躡蹑其中無何一男子來軀甚壯偉亦投示中甲
俱不敢少動章男子斜行去微窺之入于垣中嘿憶垣內為富室元氏第此必
梁上君子伺其重獲而出當合有分又念其人雄健倘善取不予必至用武自
度力不敵不如乘其無備而翽之計已定伏伺良久直將雞鳴始越垣出足未
及地申暴起杖中腰脊路然傾跌則一巨龜喙張如盆大驚又連擊之遂斃先
是元翁有女絕惠美父母皆憐愛之一夜有丈夫入室狎逼為懼欲號則舌已
入口昏不知人聽其所為而去適以告人惟多集婢媪嚴扃門戶而已夜既寢
更不知扉何自而開入室則羣衆皆迷婢媪既徧淫之於是相告各駭以告翁
戒家人操兵環繡閣室中人燭而坐約近夜半內外人一時都瞑忽若夢醒

見女白身臥狀類痴良久始寤翁甚恨之而無如何積數月女苦瘡爛殆每語
人有能驅遣者謝金三百申平時亦老閨之是夜得免因悟崇翁女者必是
物也遂叩門求賞翁喜延之上座使人舁篋於庭齋割之留申過復其怪
果絕乃如數贈之負金而歸妻以其隔宿不還方切憂眈見申入急問之中
不言以金置榻上妻開視幾駭絕曰子真為盜耶申曰汝逼我為此又作是
言妻泣曰前特以相戲耳今犯斷頭之罪我不能受賊人累也請先死乃奔申
逐出笑曳而返之且以首告妻乃喜自此謀生產稱素對焉

異史氏曰人不患貧患無行耳其行端者雖餓不死不為人憐亦有鬼祐
也世之貧者利所在忘義食所在忘恥人且不敢以一文相托而何以慰諒於鬼

神乎

邑有貧民某乙，殘臘向盡，身無完衣，自念何以卒歲，不敢與妻言，情操白挺，出伏墓中，異有孤身而過者，刮其所有，懸望甚苦，則無人跡，而松風刺骨，不可耐，意漸絕矣。忽一人偃僕來，心竊喜，持挺遠出，則一叟負囊道左，哀曰：「身實無長物，家絕食，適於冢家，乞得五升米，身已奪米，復欲視其絮襖，叟苦哀之，乙憐其老，釋之，負米而歸，妻詰其自詭，以賭債對，陰念其策良佳，次夜復往，居無幾，時見一人荷挺來，亦投墓中，薄居眺望，意似同道，乙乃逡巡自塚後出，其人為阿誰，何答云：行道者，則何不行？曰：待君耳。其人失笑，各以言會，並道飢寒之苦。夜既深，無所獵獲，乙欲歸，其人曰：子雖作此道，然首

雞也。前村有嫁女者，營辦中夜舉家必殆。後我去，得當均之。乙喜後之。至一
門，隔壁聞炊餅聲，知未寢，伏伺之。無何一人啓門，出荷杖行汲。二人乘間掩入。
見燈輝北舍，他屋皆暗。黑闇一媪曰：「大姐可向東舍一曠，汝僉故恙在槽中。」
扁鐮禾也。聞少女作嬌惰聲，二人竊喜，潛趨東舍。暗中摸索，得卧槽，啓窺。
探之，深不見底。其人謂乙曰：「入之。」乙果入，得一最傳，逆而出。其人問蓋笑乎？曰：
「盡笑。」又紹之曰：「再索之。」乃閉槽加鎖而去。乙在其中，窘急無計。未幾燈火
亮，入先炷槽。媪云：「誰已？」扁笑，於是母及女上榻息。滅燭。乙急甚，乃作
鼠齧物聲。女曰：「槽中有鼠。」媪曰：「勿壞。」而衣我。披頓已極。汝宜自覘之。女振衣起，
發扁啓槽，乙笑出。女驚仆。乙拔劍奔去。雖無所得，而竊幸得免。嫁女家被

盜四方流播或議乙、俱東道百里為逆旅主人僱作傭年餘浮言稍息
始取妻同居不業白槌笑其自迷因類申氏故附之

恒娘

洪天業都中人妻朱氏姿敏願任西相愛悅後洪納婢寶帶為妾貌遠遜朱

而洪嬖之朱不平輒以此反目洪雖不敢公然宥妾所然益嬖寶帶疎朱後徙

其居與常高狄姓者為鄰狄妻恒娘先過院謁朱恒娘三十許姿僅中人而言詞

輕倩朱悅之次日答其拜見其室亦有小妻年二十以來甚媚好鄰居幾半

並不聞其詬訐一語而狄獨鍾愛恒娘副室則虛員而已朱一日見恒娘而

之曰余向謂良人之愛妾為其為妾也每欲易妻之名呼作妾今乃知不然

夫人何術如可授領北面為弟子恒娘曰喜子則自疎而尤男子乎朝夕而絮
聒之是為費驅雀其離濟甚耳其歸勿法修絮後不言以此蓋從之即男子自來勿納也一月后當再
為子謀之朱從其言益飾寶帶使從又夫寢洪一飲食亦使寶帶共之洪時
一周旋宋恒之蓋力於是共稱朱氏賢如是月餘朱往見恒娘恒娘喜曰得之
矣子婦毀若故不言所以華服勿指潔垢面敝履雜家人操作一月後可復來朱從之
衣敝補衣故為不潔清而彷彿外無他問洪憐之使寶帶分其勞朱不受輒叱
去之如是者一月又往見恒娘恒娘曰孺子真可敬也後日為上巳節欲於子踏
春園子當盡去敝衣袍袴履屐新然一新早遇我朱曰諾至日攬鏡細目鉛
黃一如恒娘敝妝竟過恒娘恒娘喜曰可笑又代挽鳳髻光可鑑影袍袖不合

使朱微之凡數十作台畧得其彷彿恒娘曰子婦笑攬鏡而嫵習之術無餘矣

至於床第之閒隨机而動之固所好而投之此非可以言傳者也朱婦一如恒娘

敬朱大悅形神俱感惟恐見拒日將暮則相對調笑跣步不離閨闥日以為

常竟不能推之使去朱益善遇寶帶母房中之宴輒呼與共榻坐而朱視寶

帶益醜不終席遣去之朱睡夫入寶帶房扃之洪終夜無所沾染于是寶帶

恨洪對人輒怨謗洪益厭怒之漸施鞭撻寶帶忿不自修拖故垢復頰類蓬

葆更不復可言人笑恒娘一日謂朱曰我術如何矣朱曰道則空妙然弟子能由之

而終不能知之也從之何也後言曲子不解乎人情厭故而喜新重難而輕易又夫之愛

妾非必其美也甘其所下獲而幸其所難道也從而飽之則珍錯亦厭况慕

妾莫可測哉至此說出其理甚平

愛固死松不出此國懷矣
漢子毀之而復立之何也曰直不留目則似又別忽睹艷故則如新至譬之與人
驟得梁肉則視脫粟非味矣而又不與之則彼故而我新彼易而我難
此即子易妻為妾之法也宋大悅遂為閨中之密友積數年忽謂宋曰我兩人
情若一體自當不昧生平向欲言而恐疑之也行相別敢以實告妾乃狐也勿
遭經母之變鬻妾都中良人遇我厚故不忍遽絕志以至於今日若父
尸解妾往省親不復還矣宋抱手唏噓早旦往視則舉家惶駭恒娘已杳
異史氏曰買珠者不貴珠而貴擗新舊難易之情千古不能破其惑而
變憎為愛之術遂得以行乎其間矣古佞臣事君勿令見人勿使窺書
乃知容身固寵皆有心得也

常天用浴人癖好牡丹開會州牡丹甲歷魯心向往之適以他事如會因假攝紳
之園居焉而時方二月牡丹未華惟徘徊園中目注句萌以望其拆作懷牡丹
詩百絕未幾花漸含苞而資冬介將置尋典春衣流連忘反一日凌晨趨花所
則一女即及老嫗在焉疑是貴家宅眷亦遂過返暮而往又見之後容避去
微窺之宮妝艷絕眩迷之中忽轉一想此必仙人世上豈有此女子乎急反身而
搜之驟過假山適與嫗遇女即方坐石上相顧失驚嫗以身障女叱曰狂生何
為生長跪曰娘子必是神仙嫗咄之曰如此妄言自當繫送令尹生大惧女即
微笑曰去之過山而去生返不能徙步喜女郎歸告父兄必有詭序之來偃

空齋自悔孟浪竊草女即無怒容或當不復置念悔俱交集終夜而病日
已向辰喜無問罪之師心漸寧帖而回憶聲容轉快為想如是三日憔悴欲死
秉燭夜分僕已熟眠媪入持甕而進曰吾家苜蓿巾娘子手合燂湯其速飲生
開而駭既而曰僕與娘子夙無怨憊何至賜死既為娘子手調與其相思而病
不如仰藥而死遂引而盡之媪笑接甕而去生覺藥氣香冷似非毒者俄覺肺
高寬舒頭腦清爽酣然睡去既醒紅日滿窗試起病若失心益信其為仙無
可當緣但於無人時仿佛其立處坐處履拜而嘿禱之曰行去忽於深樹內
覩面遇女即幸無他人大喜投地女即近曳之忽聞異香竟體即以手握玉腕
而起指膚軟膩使人骨節欲酥止欲有言老媪忽至女今隱身石后南指曰依

以荅梯皮墻而紅窗者即妾居也。奴遂去。生悵然魂逸飛散莫能知其所
往。至夜移梯登南垣。則垣下已有梯在。喜而下。果見紅窗室中。聞款
扉聲。佇立不敢復前。姑踰垣。歸少間。再過之。子聲猶繁。漸近窺之。則
女郎與一素衣美人相對。若嫗亦在坐。一婢侍焉。又返。凡三往復。三漏已
催。生伏梯上。聞嫗出云。梯也。誰置此。呼婢共移去之。生登垣欲下。無階。恨恨而返。
次夕復往。梯先設矣。幸寂無人。入則女郎正坐。若有恩者。見生驚起。拜立。含
羞而生。稱曰。自謂福薄。恐於天人無分。亦有令夕。即遂狎抱之。俄樓
窗吹氣如蘭。撐拒曰。何處爾。生曰。好事多磨。遲為鬼妬。言未及已。送
聞人語。女急曰。玉版妹子來矣。君可好伏牀下。生從之。無何一女子入。笑曰。敗軍之將。尚可復言。斲青業已。意若敢邀為長夜之

歡女郎辭以困情玉版固請之女郎既坐不行玉版曰如此戀豈藏有男子在
室耶強拉之出門而去生襟行而出恨絕遂投枕簟異一得其遺物而室內並
無香奩祇牀頭有水精如意上結紫巾芳潔可愛懷之越垣歸自理衿袖祇
香猶疑個菓蓋切熟因伏床之罅遂有剝劑之惧羞思不敢復往但珍藏如
意以異其尋隔夕女郎果空笑曰妾向以君為君子也而不知寇盜也生曰良有
之所以偶不君子者第望其如意耳乃攬體入懷代解裙結玉肌乍露熟香
回流偎抱之明覺鼻息汗熏無氣不馥因曰僕固喜卿為仙人今益知不妄幸
蒙岳眴緣在三生但恐杜蘭香之下嫁終成離恨耳女笑曰君慮亦過妾不過
離魂之倩女偶為情動耳此事要宜慎秘恐是非之捏造黑白君不能生異

妾不能乘風則禍難更恣於好別矣。生然之而終疑為仙。固語姓氏。女曰：既以妾為仙，人何必以姓名傳。阿媪何人曰：此桑媪。妾少時受其露，覆故不與婢輩同。遂起欲去，曰：妾處耳目多，不可久羈。踰隙當復來。臨別索如意，曰：此非妾物，乃玉版所遺。阿玉版為誰？曰：妾姊妹也。付鉤乃去。後衾枕皆染異香。由此三兩皮輒一空。生感之不復思歸。而囊橐既空，欲賃馬。女知之曰：君以妾故瀉囊，皆妾情所不忍。又去代步，十餘里將何以歸？妾有秘香，聊可助裝。生辭曰：卿情好，撫臆誓肌，不足論報。而又貪鄙，以耗卿財，何以為人笑。女固強之曰：姑假君，遂捉生臂，至一桑樹下，指一石曰：轉之。生從之，又扳頭上簪刺，上數十下，又曰：爬之。生又從之，則甕口已見。女探入，出白銀，近五十兩許。生把臂止。

之不聽又出十餘錢強反其軍而後掩之一夕謂生曰近日微有浮言勢不可
長此不可不預謀也生驚曰且為奈何生素迂謹今為卿故如寡婦之失守
不復能自主矣一惟卿命刀鋸斧戣亦所不遑顧耳女謀偕亡命生先歸約會
於洛生治任旋里擬先歸而後迎之比至則女郎車適已空門登堂朝家人
四鄰驚賀而並不知其竊而逃也生竊自危女殊坦然謂生曰無輪千里外
非邏察所及即或知之妾世家女卓王孫生母如長卿何也生弟大器年十
七女謂之曰是有喜恨前程无勝於君完底有期妻忽大須女曰妾妹丑版
君固嘗窺見之貌頗不惡年亦相若作夫婦可稱嘉耦生聞之而笑戲請
作伐女曰必欲致之即亦匪難喜問何術曰妹與妾最相善而馬駕輕車貴

一媼之往返耳。生憐前情俱發，不敢後其謀。女回言不害，即命車置桑媼去。數日至會，將近里門，媼下車，使御者止而候于途。乘夜入里，良久，偕女子來，登車，遂發。晨，即宿車中。五更復行，女郎計其時，即便入器盛服而進之。五里許，乃相遇。御輪而歸，鼓吹花燭，起拜成禮。由此兄弟皆得美婦，而家又日以富。一日，有大寇數十騎，突入第。生知有變，舉家登樓。寇入圍樓，生俯問有仇否。答言無仇，但有西事相求。一則聞而夫人世間所無，請賜一見。一則五十八人各乞金五百，聚薪樓下，為縱火計，以脅之。生允其索金之請，寇不滿志，欲焚樓。家人大恐，女欲與王版下樓，止之不聽。女下階，未盡者三級，謂寇曰：我姊妹皆仙媛，暫時一履塵世，何畏寇盜？欲賜汝萬金，恐汝不敢受也。寇衆一

齊仰拜諾聲不敢姊妹欲退一寇曰此詐也女聞之反身佇立曰君欲何作便早
圖之尚未晚也諸寇相顧嘿無一言姊妹從容上樓而去寇仰望無跡惘然始
散後二年姊妹各舉一子始漸自言魏姓母封曹國天人生疑曹無魏姓世家
又且天姓失女何得一置不問未敢窮詰而心竊怪之遂托故復詣曹入境諮訪
世族並無魏姓於是仍假館驛主人忽見壁上有贈曹國天人詩頗涉駭異因
詰主人主人笑即請往觀曹天人室則牡丹一本高與簷屋等門所由名則以此
花為曹第一故同人戲封之問其何種曰富貴中茶也心益駭遂疑女為花妖
既歸不敢所言但述贈天人詩以覘之女感然變色遽出呼玉版抱兒至謂生
曰三年前感君見恩遂呈身相報今見猜疑何可復取因與玉版併舉兒送

柳之兒墮地並沒生方驚顧則女俱渺矣悔恨不已後數日墮兒處生仔
二株一夜經尺當年而花一紫一白朵大如盤較尋常之葛巾玉版瓣尤繁
數年茂蔭成叢移分他所更變異種莫能識其名自此牡丹之風洛下無
雙焉

異史氏曰粟之專一鬼神可通偏反者亦不可謂無情也少者癖矣
以花當天人况真能解語何必力窮其原哉惜當生之未遂也

黃英

馮子才順天人世好菊室才尤甚聞有佳種必購之千里不憚一日有金陵客寓
其家自言其中表親有一二種為北方所無馬欣動即剗治裝從客至金陵客

多方為之營求得而芽裊蔽如寶歸至中途遇一少年跨蹇從油鎗車丰
姿洒落漸近與語少年自言陶姓談言駭雅因問馬所自來實告之少年曰種
無不佳培溉在人因與論藝種之法馬大悅問將何往答云姊厭金陵欲卜居
於河朔耳馬欣然曰僕雖貧第廬可以寄榻不嫌荒陋無煩他適陶趨
車前向姊咨稟車中人推簾語乃二十許絕世美人也顧弟言屋不厭卑而院
空得廣馬代諾之遂與俱歸第南有荒圃僅小室三四椽陶喜居之曰過北院為
馬治菊已枯拔根再植之無不活然家清貧陶日與馬共食飲而察其家似
不舉火馬妻呂亦愛陶姊不時以升斗餽之陶姊小字黃英雅善談輒過
呂所與共約續問一日謂馬曰君家固不豐僕日以口腹累知交胡可為常

為今計賣菊亦是謀生。素介陶言甚鄙之曰：僕以君風流高士，當能安貧。今作是論，則以東籬為市井矣。有辱黃花矣。陶笑曰：自食其力，不為貪。販花為業，不為俗。人固不可為求富，然亦不必務求貧也。馬不語陶，起而出。自是馬所棄。棧校為種，陶悉撥捨而去。由此不復就馬寢食。始一至，未幾菊得開，聞其門囂喧如市，怪之過而窺焉。見市人買花者，車載肩負，道相屬也。其花皆異種，目所未睹，心厭其貪欲與絕，而又恨其私私佳本，遂歎其靡將就，諷陶出握。予曳入見，荒庭半畝，皆菊畦。數椽之外，無曠土。劊去者，則折別枝，揄補之。其舊藁在畦者，固不佳妙，而細認之，皆向所拔棄也。陶入屋出酒饌，設席。畦側曰：僕貧不能守清戒，連朝幸得微肯，頭足供醉。少則房中呼三，即陶諾而去。俄獻佳有意。

性良精固阿貴姊胡以不字答云時未至問何時曰四十三月又詰何說但笑不言
蓋懼始散過宿人詰之新植者已盈尺矣大奇之告求其術陶曰此固非可言
傳且君不以謀生為用此又數門庭畧寂陶乃以蒲席包菊捆載數車而去
踰歲春將半始載南中異卉而歸於都中設花肆十日盡售復歸藝菊則之
去年買花者留其根根年盡變而劣乃復購於陶：由此日富一年增舍三年起夏
屋興作從心更不謀諸主人漸而舊日花畦盡為廊舍更於墻外買田一區築
墉四周悉種菊至秋載花去春盡不歸而馬妻病卒喜屬黃英微使人
風示之黃英微笑三喜似允許惟尚候陶歸而已年餘陶竟不生黃英課僕種菊
一如陶得金益合商賈村外治膏田二十頃甲第益壯忽有客自東粵來寄

陶生亟信發之則囑婦歸馬考其寄書之日即妻死之日而憶園中之飲通四十
三月也大奇之以書示英請開致聘何所英辭不受米又以故居陋欲便就南
第居若替焉馬不可擇日行親迎禮黃英既適馬於門壁間扉通南第是
課其僕馬恥以妻富恒囑黃英作南北籍以防淆亂而家所須黃英輒取
諸南第不半歲家中彌類比陶家物馬立遣人一貴還之戒勿復取未決
旬又雜之凡數更馬不勝煩黃英笑曰陳仲子毋乃勞乎馬慙不復稽巧聽
諸黃英鳩工庀料土木作馬不能禁徭數月樓舍連亘而第竟合為一不分
疆界笑然遵馬教閉門不復業菊而享用過於世家馬不自安曰僕三十年
清德為卿所累今視息人門徒依裙帶而食真無一毫又天氣笑人皆祝富我

但祝窮耳黃英曰妾非貪鄙但不少致豐盈遂令千載下人謂女家潤明貧賤
骨百世不能發迹故聊為我家彭澤解嘲耳恐貧者願富為難富者求貧固
亦甚易牀頭金任君揮去之妾不靳也馬曰捐他人之金抑亦良醜黃英曰君不
願富妾亦不能貧也無已析君居清者自清濁者自濁何害乃于園中築茅茨
擇美婢往侍馬安之然過數日苦念黃英招之不肯至不得已反就之隔宿
輒空以為常黃英笑曰東食西宿庶者當不如是馬亦自笑無以對遂復合
居如初會馬以事客金陵適逢菊秋早過花肆見肆中多列甚煩歎朵佳勝
心動疑類陶製少闕主人出果陶也喜極具道契濶遂止宿焉要之歸陶
曰金陵吾故土將底於是積有薄貲寄吾姊花歲杪當暫去馬不聽

請之益苦。且曰：家卒先盈，但可坐享，無洎復賈坐肆中，使僕代論價，庶其直
數日盡售，逼使裹裝，僱舟遂北。入門，則姊已除舍床榻，相褥皆設。若預知
弟也歸者，陶自歸，解裝課役，大修亭園，惟日與馬共棋酒，更不復結一客為
之擇昏，辭不顧。姊遣兩婢侍其寢處，居三四年，生一女。陶飲素，其徒不見
其沉醉，有友人曾生，量亦無對，適過馬，使與陶相較飲，二人縱飲甚，懽相
得，恨晚。自辰以訖，四漏計各盡一，亞曾爛醉如泥，沉睡座間。陶起，歸覆出門，
踐荆棘，玉山傾倒，委衣於側，即地化為菊，高如人，花十餘朵，皆大，好拳馬，駭絕。
告昔英，急往，拔置地上，曰：胡醉至此，覆以衣，要馬俱去。戒勿視，既明而往，則陶
卧畦邊，馬乃悟姊弟菊精也。蓋愛敬之，而陶自露迹，飲蓋放，恒自折柬，抄曾因與

莫逆值花朝曾采造訪以西僕鼻藥浸白酒一罇約與共盡罇將涓二人猶
未甚醉馬潛以一瓶續入之二人又盡之曾醉已億諸僕負之以去陶卧地又
化為菊馬見憎不驚如法拔之守其傍以觀其變久之葉益憔悴大俱始
告黃英之聞駭曰殺吾弟矣奔視之根株已枯痛絕搗其梗埋盆中携入
閨中澆溉之馬悔恨欲絕甚怒曾越數日聞曾已醉死矣盆中花漸萌
九月既開短幹粉朵嗅之有酒香名之醉陶澆以酒則茂後女長成嫁于世
家黃英終老亦無他異

吳史氏曰青山白雲人遂以醉死世盡惜之而未必不自以為快也植此種於
庭中如見良友如對麗人不可不物色之也

書痴

彭城即玉柱其先世官至太守居官廉得俸不治生立屋積書盈屋室玉柱尤
痴家苦無物不鬻惟父藏書一卷不忍置父在時曾書勸學篇粘其屋石即
日誦誦又幃以素紉惟恐磨滅非為干祿實信書中真有金粟書及所讀
無耐寒暑年二十餘不求昏配異卷中虎人自至見扇親不知溫涼三教語
後則誦聲大作客遙聞自去每文宗臨試輒首拔之而苦不得售一日方讀忽
大孔飄卷去急逐之踏地隘足探之穴有腐牀掘之乃古人窖粟朽敗已成糞
土雖不可食而益信千鍾之說不妄讀益力一日梯登高架于亂卷中得金釐
徑尺大喜以為金屋之驗出以示人則鍍金而非真金心竊怒古人之託已也居

無何有父同年觀察是道性好佛或勸即獻輦為佛龕觀察大悅贈金三百馬
二匹即喜以為金屋車馬皆有驗因益刻苦修行年三十矣或勸其娶曰書中
自有顏如玉我何愛無美妻子又讀二三年迄無效人咸揶揄之時民間訛言天
上織女私逃或戲即天孫竊奔蓋為君也即知其戲置不譖一夕讀漢書至八
卷之將半見絢之羽美人夾藏其中駭曰書中顏如玉其以此應之耶心悵然自
失而細視美人眉目如生背隱有細字云織女大異之日置卷上反復瞻玩至
辰食寢一日方注目間美人忽折腰起坐卷上微笑即嚙絢伏拜案下既起已
盈尺笑並駭又叩之下几亭宛然絕代之姝拜問何神美人笑曰妾顏氏字
如玉君固相知已久日垂青眄脫不一至恐千載下無復有篤信古人者即

喜遂與寢處。然枕席間親愛倍至。而不知為人。每讀必使女生。其側女戒勿
讀。不聽。女曰：君所以不能騰達者，徒以讀耳。試觀春秋榜上，讀如君者幾人？若
不聽，妾行去矣。即暫徒之。少間忘其教，吟誦復起。踰刻索女，不知所在。神志喪
失，厲而禱之，殊無影跡。忽憶女所隱處，取漢書細檢之，直空齋所果得之。
呼之不動，伏以哀祝。女乃下曰：君并不聽，當相水絕。因與治棋枰、檮、蒲之具。
日與遨戲，而即意殊不屬。觀女不在，則竊卷流覽之。恐為女覺，陰取漢書
第八卷雜函，他所以迷之一日讀。酣女空竟不之覺，忽睹之，急掩卷而已。女
大
惧，冥搜諸卷，渺不可得。既仍于漢書八卷中得之，葉數不與，因再拜祝。笑不
復讀。女乃下與之奕，曰：三日不于當復去。空三日，忽一局贏。女二子，女乃喜，授以

以絃索限五日一曲即手營目注無暇他及久之隨指應節不覺鼓舞弄
日與飲博即遂樂而忘讀女又縱之出門使結客由此僮之名是若女曰子
可以出而試矣即一夜謂女曰凡人男女同居則生子今與卿居久何不然也女笑
曰君曰讀書妾固謂無益今即夫婦一章尚未了悟枕席二字有工夫即驚問
何工女笑不言少間潛迎就之即樂極曰我不意夫婦之樂有不可言傳者於
是逢人輒道無有不掩口者女知而責之即曰鑽穴踰隙者始不可以告人天
倫之樂人所以自有何諱焉過八九月女果舉一男男媪撫字之一日謂即曰妾
從君二年業生子可以別矣久思為君禍悔之已晚即開言泣下伏不起曰卿
不念呱者耶女亦悽然良久曰必欲妾唱當舉架上書盡散之即曰此卿故

鄉乃僕性命何出此言女不之強曰且妾亦知其有數不得不預告耳先是親族
或窺見女無不駭絕而又未聞其締姻何家共詰之即不能作偽語但嘿不言
人益疑郵傳幾徧問于邑宰史公史問人少年進士聞聲傾動竊欲一睹麗
容因而拘卽及女聞知道匿無跡宰怒收卽斥革衣於楛械備加務得女
所自往卽啻死無一言械其婢略解道其仿佛宰以為妖命駕親臨其家見
書卷盈屋多不勝搜以焚之庭中烟結不散噤若陰霾卽既釋遠求父門
人書得後歸復是年秋捷次舉進士而卿恨切於骨髓為顏如玉之佐朝
而祝曰卿如有靈當佑我官於闕後果以直指巡闕居三月訪史惡款籍其家
時有中表為司理逼納愛妻托言買婢寄署中案既結卽即日自歎竭取

真毒而歸

吳史氏曰天下之物積則極好則生魔女之妖書之魔也事近怪誕治之未為不可而祖龍之虐不已慘乎其存心之私更宜得怨毒之報也嗚呼何怪哉

齊天大聖

許盛竟人從兄感賈于闕皆未居積容言大聖靈著將禱諸祠盛未知大聖何神與兄俱往空則殿脚連蔓窮極弘麗入殿瞻仰神猴首人身蓋齊天大聖孫悟空云諸容肅然起敬無敢有惰容盛素剛直竊笑世俗之陋衆焚奠叩祝盛潛步之既歸兄責其慢盛曰孫悟空乃紅翁之寓言何遂誠信如此如其

有神刀剝雷霆余自受之逆旅主人聞呼大聖名皆搖手失色若恐大聖聞感
見其收益謹辨之聽者皆掩耳而走空夜感果病頭痛大作或勸詣祠謝感不
聽未幾頭小愈股又痛竟反生巨疽連足盡腫寢食俱廢兄代禱迄無驗
或言神譴須自祝感率不信月餘創漸斂而又一疽生其痛倍苦醫來以刀
割腐肉血溢盈碗恐人神其詞故忍而不呻又月餘始就平復而兄又大病感
曰何如笑敬神者亦復如是足徵余之疾非由悟空也兄聞其言益恚謂神速怒
責弟不為代禱感曰兄弟猶手足前日支體糜爛而不之禱今豈以手足之病
而易吾守乎但為延醫對藥而不從其禱藥下兄暴斃感條痛結於心腹置棺
斂兄已後祠指神而數之曰兄病謂汝遷怒使我不能自白倘爾有神當令死

者復生余即北面禱弟子不敢有異辭不然當以汝處三清之法還處汝身亦以破吾見地下之惑空夜夢一人指之去八大聖祠仰見大聖有怒色責之曰因汝無狀以菩薩刀穿汝脛股猶不自悔曠有煩言本宜送拔舌獄念汝一念剛鯁姑置宥赦汝見病乃汝以庸醫天其奇數于人何尤今不少施法力益令狂妄者引為口實乃命青衣使請命于閻羅青衣白三日後鬼籍已報天廷恐難為力神取方版命筆不知何詞使青衣執之而去良久乃返成與俱來並跪堂上神問何遲青衣白門摩不敢搖席又持大聖香上咨斗宿是以來遲感趨上拜謝神恩神曰可速與兄俱去若能向善當為汝福兄弟悲喜相得俱歸醒而異之急起啟材視之兄果已甦扶出極感天聖力感由此誠服信奉更倍于流

俗而兄弟皆本病中已耗其半兄又木健相對長愁百偶游郊忽一褐衣人
相之曰子何憂也感方苦無所訴因而備述其遭褐衣人曰有一佳境暫往瞻瞻
亦是破悶何所但云不遠從之出郭半里許褐衣人曰予有小術頃刻可到因
命以兩手抱腰畧一點首遂覺雲生足下橋蹕而上不知幾自由旬或又懼懼
目不敢少啓洎之曰空笑忽見瑤瑤世界光明異色訝問何處曰天宮也信步
而行上益高遠見一叟喜曰適遇此老子之福也舉手相揖叟邀過諸凡
所烹茗獻客止而琰殊不及感褐衣人曰此吾弟子千里行賈敬造仙署最
少贈醜望命僅出白石一样狀類雀卵莹澈如玳便感自取之感念携歸可作
潤枚遂取其六褐衣人以為過燕代取六枚付感並畏之囑納懷索拱手曰

笑辭段出仍令附體而下俄頃及地盛稽首請示仙號笑曰適即所謂勦斗而
也盛恍然悟為大聖又求祐護曰適所會財星賜利十二分何須他求盛又拜
起視已渺既歸喜而告兒解取共視則融入懷棠笑後輦債而歸其利
從自此屢空聞必禱大聖他人之禱時不甚驗盛所求無不應者

吳史氏曰昔士人過寺高琵琶于壁而去比返則其靈大著香火
屬焉天下事固不必實有其人靈之則既靈焉笑何以故人心所聚
物或托焉耳若盛之方鯁固宜得神明之祐宜真耳內繡針毫毛筆
足下勦斗碧洛可非哉李為和感亦其見之不真也

青蛙神

江漢之間俗事蛙神最虔祠中蛙不知幾百千萬有大如龍者或犯神怒家中
輒有異兆蛙游几榻甚或攀緣牆壁不得悔其狀不一此家當凶人則大忌
斬牲禳禱之神喜則已楚有薛崑生者幼惠美姿容六七歲時有青衣
媪室其家自稱神使坐致神喜願以女下嫁崑生薛翁性朴拙雅不欲歸以
兒幼難放却之而亦未敢議昏他姓遲數年崑生漸長委禽於姜氏神告姜
曰薛崑生吾婿也何得近禁繻姜惧反其儀薛翁憂之潔牲往禱自言不
敢與神相匹偶祝已見肴酒中皆有巨蛆浮出奮然擾動佃棄謝罪而歸心
益懼亦姑聽之百崑生途有使者迎宣神命苦邀移趾不得已從與俱往入

一宋門樓閣筆女不復坐堂上類七八成人崑生伏謁叟命曳起之賜坐案傍
少問婢媪集視紛紜滿側叟曰八言薛即室矣數婢奔去移時一媪率女郎
出年十六七麗絕無儔叟指曰此小女十娘自謂與君可稱佳偶君家尊乃以異
類見拒此自百年事父母止主其半是在君耳崑生目注十娘心愛好之嘿然不
言媪曰我固知即意良佳請先歸當即送十娘往也崑生曰諾趨歸告翁
翁遽無所為計乃授之詞使返謝之崑生不肯行方謂讓門與已在門青衣成
羣而十娘入笑上堂朝拜翁姑見之皆喜即夕合卺琴瑟甚諧由此神翁神
媪時降其家視其衣亦為喜曰為財必見以故家日興自婚於神門堂濟困
皆甦人無敢詬蹴之惟崑生少年任性喜則忌怒則戾於不甚愛惜十娘雖謙

馴但善怒。爾不善。崑生所為。而崑生不以十娘故。斂抑之。十娘語侵崑生。崑生怒。曰。豈以汝家翁媪能福人耶。丈夫何畏。蛙也。十娘甚諱言蛙。聞之。恚甚。曰。自妻入門。為汝家田增粟。曾益價。亦復不少。今老幼皆已溫飽。遂如鷄為生。翼欲啄母。請耶。崑生益憤。曰。吾止嫌所增。皆污穢。不堪貽子孫。請不如早別。遂逐十娘。翁媪既聞之。十娘已去。呵崑生。便急往追復之。崑生感氣不屈。至夜。母子俱病。鬱冒不食。翁懼。負荆于祠。祠神殷切。過三日。病瘳。念十娘亦自空。夫妻懽好如初。十娘日輒凝妝坐。不搽女紅。崑生衣履一妻諸母。一日忽曰。兒既娶。仍累媪。人家婦事姑。吾家姑事婦。十娘適聞之。負氣登堂。曰。兒婦朝侍食。暮闔寢。事姑者。其道如何。所短者。不能憐傭錢。自作苦耳。母無言。慚。

沮自哭崑生入見母涕痕詰得故怒責十娘十娘執辭不相屈崑生曰娶妻不能承權不如勿有便觸老鞋怒不過橫穴死耳沒出十娘十娘亦怒出門
逕去次日居舍火延燒數屋几案牀榻悉為煨燼崑生怒詣祠責數曰養女不能奉翁姑畧無庭訓而曲護其短神者空公有教人畏婦者耶且盃盂相
歎皆臣所為無所涉于父母刀鎗斧鉞即加臣身如其不然我亦焚汝后室聊
以相報言已負薪殿下執火欲舉居人集而哀之始惜而歸父母聞之大惧
失色至夜神示夢於近村便為塚家營宅及明膏材鳩工共為崑生建造齋
之不止日數百人相繼于道不數日第舍一新床幕器具悉備為修除甫竟十
娘

已至堂謝過言詞溫婉轉身向崑生展笑舉家變怨為喜自此十娘

性益和居二年無聞言十娘最惡蛇崑生戲幽小蛇給使啓之十娘一占崑
生崑生亦轉笑^生嗔惡相抵十娘曰今番不待相迫逐請從此絕遂出門去薛
翁大恚杖崑生請罪于神幸不福之亦寂無音積有年餘崑生懷念十娘頗
自悔竊詣神所哀十娘迄無聲應未幾聞神以十娘字表氏中心失望因
亦求婚他族而歷相數家並無如十娘者于是益思十娘往探表氏則已滌
壘壁滌庭候魚軒笑心愧憤不能自己廢食成疾父母憂皇不知所處忽昏
憤中有人撫之曰大丈夫頻欲斷絕又作此態閉目則十娘也喜極躍起曰卿
來十娘曰以輕薄人相待之禮止空後父命另醮而去父已受表家米幣妾
千累萬累而不忍也且卜吉已在今夕父又無賴反壁妾親携而置之笑適出

門父走送曰痴婢不聽吾言後受薛家凌虐從死亦四婦也崑生感其義
為之流涕家人皆喜奔告翁媪聞之不待往朝奔入子舍執手嗚泣由此崑
生亦老成不作惡詭於是情好益篤十娘曰妾向以君儂薄未必遂能相白
首故不敢留孽根于人世今已靡他妾將生子居無何神翁神媪着朱袍降
臨其家次日十娘臨蓐一舉而男由此往來無間居民或犯神怒輒求崑生乃
使婦女輩盛妝入閭朝拜十娘十娘笑則解薛氏苗裔甚繁人各之薛蛙
子家近人不敢呼遠人呼之

又

青蛙神往托諸巫以為言巫能察神真喜告諸信士曰喜笑福則至怒笑婦

子生愁嘆有廢餐者流俗然哉抑神實靈非盡妄也有富賈周其性恪嘗
會居人獻金修闕聖祠富貴與有力獨周一毛所不肯收久之工不就首事
者無所為謀迺衆賽社神巫忽言周將軍君命小神司募政其取簿籍
來衆從之巫曰已捐者不復強未捐者量力自註衆唯敬聽各註已巫視曰
周其在此否周方混跡其後惟恐神知聞之失色次且而前巫指籍曰註金
百兩益害巫怒曰淫債尚酬二百况好事耶蓋周私一婦為夫掩執以金二
百自贖故訐之也周益慙惧不得已如命注之既歸告妻曰此巫之詐耳巫屢
索率弗與一日方晝寢忽聞門外如牛喘視之則一巨鞋空門僅容其身步履
蹇緩塞扉而入既入轉身臥以闕承領舉家盡驚周曰必討募金也焚香而

祝願先納三十其餘以次賁送蛙不動請納五十身忽一縮小尺許又加二十蓋縮如
斗請全納縮如拳從容出入墻鏗而去周急以五十金送監造所人皆異之周亦
不言其故積數日坐又言周其欠金五十何不催併周聞之惧又送十金意將
以此完結一日天婦方食鞋又至如前狀自作努少聞登其牀搖撼欲傾加喙
於枕而眠履隆起如卧牛四隅皆滿周惧即完百數與之驗之仍不少勅半日
聞小蛙漸集次日益多穴倉登榻無處不至大於椀若升灶啜蠅糜爛茶巾
以致穢不可食至三日庭中蠢蠢更無隙處一家皇駭不知計之所出不得已請
赦於上曰此必少之也遂祝之益以廿金自始舉又益之起一足直至百金四
足盡起下牀出門狼狽數步復反身卧門內問其何由上揣其意欲周即解囊

周無奈如數付巫媿乃行數步外身暴縮推衆眩中不可辨認然亦漸散
笑祠既成開光祭賽更有所需巫忽指首事者曰某宜出千數共十人止遺三
人衆祝曰吾等與某已同捐過巫曰我不以貧富為有無但以汝等所侵漁
之數為多寡此等金錢不可自肥恐有橫災非禍念汝等首事勤勞故
代汝消之也除某之產止無所留且外即我家坐我亦不少私之便令先出以
為衆倡即奔入家搜括箱牘妻問之亦不答蓋卷囊甚蓄而出告衆曰
某私克銀八兩今使傾囊與衆共衛之秤得六兩餘使人誌其數衆愕
然不敢言竊恚如數內入巫過此茫不自知或告之大慙質衣以盈之惟二人虧
其數事既畢一人病月餘一人患疔痛醫藥之費浮於所欠人以為私

克之報云

吳更氏曰若陸司其寡無不可與為善之人其膝刺釘拖索者不既多乎又發監
守之盜而消其灾則其現威猛止其行慈悲也

任秀

任建之魚台人販毡裘為業渴嘗赴陝途中逢一人自言申竹亭宿迂人話言
投契盟為弟昆行止與俱至快任病不起申善視之積十餘日疾大漸謂甲
曰吾家故無恒產八口衣食皆恃一人犯霜露今不幸但謝異域君我手足
也而千里外更有誰何囊金二百餘金一半君自取之為我小備歟其利者可
取資答其半寄吾妻子俾輦吾櫬而歸如肯携屍骸旋故里則裝費勿計

笑乃扶枕為書付申至夕而卒申以五六金為市薄材斂已主人催其移柩申托
尋寺觀竟道不反任家年餘方得確耗任子秀時年十七方從師讀由此廢
學欲往尋父極母憐其幼秀哀涕欲死遂與貲治任俾老僕佐之行半年始
還海后家貧如洗幸秀聰穎終非入魚台洋而能遠善博母教戒甚嚴卒不
改日文宗案臨試居四等母憤泣不食秀慙俱對母自矢於是閉戶年餘
遂以優等食饌母勸令設帳而人終以其薄無檢幅咸謂薄之有表州張
某嘗京師勸使赴都餽携與俱不耗其貲秀喜從之至臨清泊舟聞外時強
抗議集帆檣如林臥後聞水聲人聲聒耳不寐更既靜忽聞鄰舟鼓聲清越入
耳縈心不覺蘊板復壞竊聽諸客已已酣寢囊中自備千文忍欲過舟一戲

潛起解囊捉錢蹤跡白母訓即復束置既睡心怔冲苦不得眠又起又
解如是有三興勃發不可復忍携錢逕去至鄰舟則見兩人對博錢滿置
置錢几上即求入局二人喜即與共擲秀大勝一家錢蓋即以巨金賭丹主漸
以十餘貫作孤注賭方酣又有一人登舟來耽視良久亦傾囊出口百金質
主人入局共博張中夜醒覺秀不在舟聞駭聲心知之因詰鄰舟欲挽沮之
空則秀伶側積貫如山乃不復言負錢數千而返呼諸客並起往來移運
尚存十餘千未幾三客俱敗一舟之錢俱空客欲賭金而秀欲已盈故托非錢
不賭以難之張在側又促逼令歸三客燥急丹主利其盆頭轉貸他舟得一百
餘十客得錢賭更豪無何又盡歸秀天已曙放光闌矣共運舟而返一

客亦去主人視所貨二百餘金盡消灰耳大驚尋至秀舟中欲取償于
秀及阿姓名里居知為達之于縮頭羞汗而退過訪榜人乃知主人即申竹
亭也秀至陝時亦頗聞其姓字至此鬼已報之故不復追其前知矣乃以晉與
張合業而北終歲獲息倍徙遂援例入臨蓋權子母十年間財雄一方

馮木匠

撫軍周有德改創故藩邸為部院衙署時方塢工有木作匠馮明豪直宿其
中夜方就寢忽見紋窗半開月明如晝遙望短垣上立一紅雞注目明雞已飛
搶至地俄一少女露半身來相窺馮疑為同輩所私靜聽之衆已熟眠私心忪忪
竊望其悞投也少阿女果越窗過徑已入懷馮喜嘿不言歡畢女亦遂去自此

夜至初猶自隱後遂明告女曰我非慢就故相投耳而人情日密既而工滿馮
欲歸女已候於曠野馮所居村離却固不甚遠女遂從去既入室家人皆莫之
睹馮始知其非人迨數月精神漸減心益惧延師鎮驅卒無少驗一夜女艷妝
來向馮曰世緣俱有定數當來推不去當去亦挽不住今與子別矣遂去

晚霞

五月五日吳越間有闢龍舟之戲刻木為龍繪鱗甲飾以金碧上為雕甍朱
檻帆樯皆以錦繡舟末為龍尾高丈餘以布索引木板下垂有童坐板
上顛倒滾跌作諸巧刺下臨江水險危欲墮故其購是童也先以金啗其
父母預調劑之墜水而死勿悔也吳則載侯較不同耳鎮江有蔣以童

阿端方七歲便捷奇巧莫能過聲價益起十六歲猶用之至金山下墮人
死蔣媪止此子哀鳴而已阿端不自知死有兩人道去見水中別有天地
視則流波四迭屹如壁立俄入宮殿見一人墮坐兩人曰此龍宮君也便
使飛伏龍宮君顏色和霽曰阿端伎巧可入條柳部遂引至一所廣殿四
合趨上東廊有諸年少出與為禮率十三四歲即有老嫗來衆呼解姥坐
令敏技已乃教以錢塘飛霆之舞洞庭和風之樂但聞鼓吹聲語諸院皆
响既而諸院皆息姥恐阿端不能即嫺獨繫一木撥之而阿端一過殊已了
姥喜曰得此兒不讓悅霞矣明日龍宮君按部諸部畢集首按伎又
部鬼面魚服鳴大鉦圍四尺許鼓可四人合抱之聲如巨霆舞不得可聞舞

起則巨濤洶湧橫流空際時墜一豔星光及著地消滅龍宮君急止之
命進乳鷲部皆二八姝麗笙樂細作一時清風習習波聲俱靜漸凝如水晶世
界上下通明按畢俱退立西墀下次按燕子部皆齒鬋人內一女即年十四
五已來振袖傾鬟作散花舞翩翻翔起不舞履明皆出五色花朵隨
風颺下飄泊滿庭舞畢隨其部亦下西墀阿端旁晚雅愛好之問之同部
即晚霞也無何喚柳條部龍宮君特試阿端作前舞喜怒隨腔悅仰中
節龍宮君嘉其惠悟賜五文衿裙魚鱗金束髮上稍夜光珠阿端非
賜下亦趨西墀各守其位端於衆中遙注晚霞晚霞亦遙注之少阿端遂
巡出部而北晚霞亦漸出部而南相去數武而法嚴不敢亂部相視神馳而

已既按蛺蝶部童男女以舞身長短年久小服色黃白以取諸回緒部
按已魚首而出柳條在燕子部後通疾出部前而晚霞已緩滯在後回首
見端故置珊瑚似端意內袖中既歸凝思成疾眠餐頓廢辭姚輒進甘旨
日三四省撫摩設切病不少瘳姚憂之問所為計曰吳江王壽期已促且為
奈何薄暮一童子來坐榻上與語自言誦蛺蝶部從容問曰君病為晚
霞否端噉嗚阿何知笑曰悅霞亦如君耳端悽然起坐便求方計童問尚能步
否答云勉强尚能自力童挽出南啓一戶折而西又開扉見蓮花數十畝
皆生平地上葉大如席花大如蓋落鞦韆堆梗下盈尺童引入其中曰姑坐此遂去
少時一美人撥蓮花而入則晚霞也相見驚喜各道相恩略述生平遂以石壓背

今例惟可幃蔽又司舖蓮藕而籍之忻與狎寢既訂后約日以夕揚為候
乃別端歸病亦尋愈由此兩人且會於蓮盆過數日隨龍宮君往壽吳江王
釋身已諸部悉還獨留晚霞及乳鸞部一人在宮中教舞數月更無音耗
端悵惘若失惟解姥日往來吳江府端托晚霞為外妹求携去與一見之
晉吳江門下數日宮禁森嚴晚霞苦不得出快而返積月餘痴想欲
絕一日解姥入戚然相吊曰惜乎晚霞投江矣端大駭涕下不能自止因毀冠裂
服藏金珠而出意欲相送俱死但見江水若壁以首力觸不得入念欲復還
悞則冠服罪將增重意計窮感汗流浹踵忽睹壁下有大樹一章乃猱
攀而上漸空端抄猛力躍墮幸不沾濡而竟已浮水上不意之中恍睹人

世遂飄然。泗去移時得岸。少坐。江以烟思若母。遂起。千...
忽如隔世。次日空家。忽聞窗中有女子曰。汝子來矣。音聲甚似晚霞。依與
母俱出。果霞斯時。兩人喜勝於悲。而媪則悲疑。驚喜萬狀。俱作笑。初。晚霞在
吳江。覺棹中震動。龍宮法官禁嚴。恐旦夕身。媪橫道。捷楚又不得一見
阿端。但欲求死。遂潛投江水。身泛起。沉浮波中。有容舟極之。問其居里。晚霞故
吳名。媪水不得其尸。自念衙院不可復投。遂曰。鎮江蔣氏吾婿也。容因代
首扁舟送諸其家。蔣媪疑其錯悞。女自言不悞。因以其情詳告媪。以其
風格韵妙。頗愛悅之。第慮年太少。必非肯終寡也者。而女孝謹。願家中貧。便
晚珍飾。售數萬。媪察其志無他。良喜。然無子。恐一旦臨序。不見信於戚里。

以謀女曰母但得真孫何必求人知媪亦安之會端生女喜不自已媪亦疑兒不死陰發兒塚骸骨具存因以此詰端始契然自悟松母曰然思悅霞惡其非人囑母勿復言母然之遂告同里以為當且所得非兒已然終慮其不能生子未幾竟舉一男授之無異常兒始悅久之女漸覺阿端非人乃曰胡不早言兒鬼衣龍宮衣七魂魄怪誕生人不殊矣若得宮中龍角膠可以續骨節而生肌膚得不早購之也端信其珠有實胡出貲百萬家由此巨富佯母寿天妻歌舞禱觴遂傳脚王郎王欲強奪晚霞端惧見王自陳夫媪皆鬼驗之無對而信遂不之奪但遣宮人就別院傳其技女以龜溺毀容而後見之教三月終不能盡其技而去

白秋練

山隸有慕生小字蟾宮商人慕小竅之子。聰慧喜讀年十六翁以文業遷便
去而學賈。後父室楚母舟中無事輒便吟詠。賦武昌。父嘗居逆旅守其居。積
生棄父出。執卷哦詩。音節鏗鏘。輒見窗影。憧憧似有人竊聽之。而亦未之異
也。一夕翁赴飲。久不歸。生吟益苦。有人徘徊窗外。月映其恚。怪之。遽出窺。覘則
十五六傾城之姝。望見生。急避去。又二三日。載負北旋。暮泊湖濱。父適他出。有媪
入。曰。即君殺吾女矣。生驚問之。答云。妾向姓有息女秋練。頗解文字。言在郡城。得
聽清玲。於今結想。空絕眠餐。言欲附為依。因不得。妾拒生心實愛。好弟慮
父。真因直以情告媪。不啻信務。要盟約。生不肯。媪怒曰。人世姻好。有求妻為兩。

不得者。令老身自媿。反不見內。耻孰甚焉。請勿想北渡。笑遂去。少時。父歸。善其詞。以告之。隱異密納。而父以涉遠。又薄女子之懷春也。哭置之泊舟。水深沒棹。俄沙磧擁起。舟滯不得動。湖中每歲客舟必有留住。守洲者。至次年。桃花水溢。他債未空。舟中物當一倍於他。直也。以故翁未甚憂。怪獨計。明歲南來。尚須搢首。於是晉子自歸。生竊喜。悔不訪媪居里。日既暮。媪與一婢扶女即室。展衣卧。諸榻上。向生曰。人病至此。莫高枕作無事者。遂去。生初聞而驚。移燈視女。則病態含嬌。袂淚自流。略敘訊詰。嫣然微笑。生強其一語曰。為即憔悴。却聲即可為弄咏。生狂喜。欲近就之。而憐其荏弱。探手於懷。接脰為戲。女不覺。慳然展詭。乃曰。君為妾三吟。王建羅衣棄之作。病當愈。生從其言。甫而

女攬衣起坐曰妾愈矣再請則嬌顏相和生神志益飛遂滅燭共寢女未曙已
起曰老母將生笑未幾媪果生見女疑故惟坐不覺欣慰邀女去女悅首不語媪
即自去曰汝樂與郎君戲亦自任也於是生始所問居止女曰妾與君不過傾蓋之
友家嫁尚不可必何須令知家門然兩人互相愛悅要誓言良陞女一役早起挑
燈忽聞冬淒然泣莹生急起問之女曰阿翁行且空我而人事妾適以卷卜展
之得李益江南曲詞意非祥生慮解之曰首句嫁得瞿塘賣郎已大吉何不祥
之與有女乃稍懼起身作別曰暫請于天明則千人指視笑生把臂嗔咽問好
事如諧何處可以相報曰妾常使人偵探之諧否無不聞也生將下舟送之女力
辭而去無何暮果生漸覺其情父疑其招妓怒加詬厲細審舟中財物並

無虧損誰訶乃已一夕翁不在舟女忽至相見依之莫知決策甘曰低昂有數是焉
目前姑留君兩月再商行止臨別以吟聲作為相會之約由此值翁他出遂高吟
則女自空四月行盡物價失時諸賓無策斂貫禱湖神之廟端陽後雨水
大空舟始通生既歸凝思成疾暮年之正醫並進生私告母曰病非藥禳可
痊惟有杖練空耳翁初怒之久之又離益憊始惧僦車載于海如楚泊舟
故處訪居人亦無知白媪者會有媪探柁湖濱即出自任翁登其舟窺見
杖練心竊喜而審詰知族則浮家泛宅而已因實告子病由異女登舟姑
以解其沉痾媪以媵一無茂約弗許女露半面殷窺聽聞兩人言皆謂欲
墮媪視女而因翁哀請即亦許之空反翁出女果空就榻嗚泣曰昔年

狀今到若耶。此中况味要不可不使君知。悲羸烟如此。急切何能保。瓊玉
君一吟生亦喜。女亦吟王建。前作生曰。此卿心事。醫三人何得效。然卿聲神
已爽。笑試為我吟楊柳千條盡。向西女泣之。生贊曰。快哉。卿昔詩。餘有
采蓮子云。蕩蕩香蓮。七洎陂心。尚未忘煩。一曼聲度之女。又泣之。用卿生躍
起曰。小生何嘗病哉。遂相狎抱。沉疴若失。既而問父見媪何詞。事得諧否。女已
察知。公羽喜。直對不認。既而女去。父來見生。已起喜甚。但慰勉之。因曰。女子良佳。
然自格角時。把柁歌。無論微賤。抑亦不自生。不語翁。既出。女復來。生述父意。
女曰。妾窺之。審笑天下事。愈急則愈遠。愈迎則愈距。當便喜自轉。反相求。
生問計。女曰。凡商賈志在利。利之有術。知物價適視。舟中物。亦無少息。為我告翁。

居某物利三之某物十之婦家妄言驗則妻為佳婿矣再來時若十八妻十七相
截有何母為生以所言物價告父父頗不信姑以餘資半送其教既歸所自
置債資本大虧幸少從女言得厚息略相準以是服杖練之神生蓋誇張之
謂女自言能使己富翁於是益揭貸而南至湖數日不見白媪過數日始見
其泊舟柳下因妄為媪者不受但謂子送女過舟翁另債一舟為子合也女
乃便翁益南所應居債悉籍付之媪乃邀婿去家於其舟翁三月而返物空
楚僧已信徒將歸女求載湖水既歸母食必加少許如用鹽醬為由是母南
行必為致數罈而歸後三四年舉子一日涕泣思婦翁乃偕子及媪俱如楚至
湖不知媪之所在扣舷呼母神形喪失促往沿湖問訊會有釣鱖魚者得

與牛近視之巨物也形全類人乳附畢具奇之婦以告女大駭謂亂有誤也相
囑生贖放之生往商釣者釣者索直昂女曰妾在君家謀金不下巨萬區
者何遂斬直也如必不從妾即投湖水死耳生惧不敢告父盜金贖放之既返不見
女搜之不得更蓋始生問何往曰適至母所問母何在輒然曰今不得不實告矣
適所贖即妾母也尚在洞庭龍君命司行旅近宮中欲自選嬪妃妾被浮言者
所稱道遂勅妾母坐相索妾母賈奏之龍君不聽放母於南瀆餓欲死故羅
前難今難雖免而罰未釋若如妾妾代禱真君可免如以異類見憎請以兒
椰還若妾去龍宮之奉未必不百倍君家也生大驚慮真君不可得見女曰明
日未刻真君當空見有跛道士急作之入水亦從之具云 号文士必合憐兒乃出魚

獲後一方曰如門所求即出此求... 子生女言候之 道士蓋之滿而生

伏拜之道士急走生後其後道士以杖投水躍登其上生竟沒之而登則非杖舟
也又拜之道士問何求生出羅求書道士展視曰此白驥翼也子何遇之蟾宮不
敢隱詳陳顛末道士笑曰此物殊風雅若龍何得荒淫遂出筆書免字如
符形返舟令下則見道士踏杖浮行頃刻已渺歸舟女喜但囑勿洩於父母婦
後二三年翁南游數月不歸湖水既闊久待不至女遂病日夜喘急囑曰如
妾死勿瘞當於卯午酉三時一吟杜甫夢李白詩死當不朽候水空傾注盆
內閉門後妾衣抱入浸之空得活喘息數日奄然遂斃後半月暮翁生
急如其教浸一時許漸甦自是每思南旋後翁死生遂其意遷於楚